日記 八

辛卯五月辛丑朔

二十日前持平朴弼淳上疏曰臣於昨日適伏見自燕來綱鑑會纂輯以明史者即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而載我 朝事有璿系罔極之誣爲我東含生之類驚駭痛迫當如何哉粤在 先王朝累以此伸卞於 皇明至有會典昭雪之事則天下後世宜無此等文字而今此一書出於太學士朱璘之手禮部尚書兼管翰苑詹事張英爲之序自爲信史與草野之書有異而 國系受誣尚如此極伸辨昭雪之道決不可一刻遲緩故臣不顧職名之有無不避瀆擾之爲罪忙搆短章仰干 宸嚴臣無任痛泣云云○傳曰朴弼淳付軍職入侍 傳曰今聞朴弼淳之章玆事莫重不可不慱問而處之明日崇政殿時原任備堂三司入侍

二十一日有陳奏副使之 命以左尹 牌出承入謝 恩仍叅會
同坐○上御崇政殿時原任大臣備堂三司入侍 命承旨讀朱
璘所撰明紀輯略中我 太祖被誣一段 上曰爲子孫見此罔
極之凶誣而其中一字也子字之污衊與大明會典所載後字尤有
異焉若使此等冊子留在於天地之間則不孝極矣予何敢食息
自安乎仍有減膳撤樂之 命又 教曰陳奏使宜即入送使是
書之流布天下者火其書而毁其板然後予心可安仍 教曰政
官牌招陳奏使以原任大臣差出右議政金尚喆曰此事在 皇
明快辨已有 宣廟光國之盛烈至若 仁廟被誣即 當宁所
伸辨而雍正準許及乎乾隆時 皇明正史之刊印也前後誣辱
之語一一刊正今此輯略非如國史不過草野一稗說其凶誣之

語雖極驚痛駭憤正史既出之後更無請辨之可言矣 上曰辨
誣雖無可論此等之書豈忍一任其流布乎此若仍置則其下
聖教無非不敢聞不忍言者而陳奏使不可不送爲 教右相曰
顧今時原任無無故可往者專對任重非曰可堪 聖教如此臣
敢不請行以效萬一之勞乎 上曰卿既請往予當許之卿言可
感矣領議政金致仁曰臣與右相兩人外無可往之人矣 上曰
卿病纔愈雖義州亦難往矣左議政韓翼謩曰大臣若以數人差
送則臣亦豈不赴乎 傳曰嗚呼兩次辨誣後其誣快雪昭如日
星則今者此書誠千〻萬〻料表昨聞此書心骨俱戰而其中一
字戊子所無之字其曰正史已須爲誣快雪其何足道云則此嗣
君不孝今日在庭臣僚不忠也食肉寢皮之文於朱璘可謂準備

者此等文字雖得於燕市何敢粧䌙尚今置之乎先處我國使臣
續當奏聞嗚呼三明日何得來之使臣儒臣削職之請其無倫理
臺臣遠竄之請雖勝於此嗚呼雖不能挺身赴燕買來朱璘之肉
皮為今日入侍三司焉敢不齊聲請討三司之臣雖云細故而若
此予何容默其時買來三使臣亟施荐棘之典今日入侍三司以
鄭象仁請律削職名曰陳奏使以頃者謝使下　教者今日政官
牌招開政舉行京鹽纏嗚呼為先痛心之時何云八包譯官比前
三分減二商賈付包一切嚴禁其若視常例而不禁當該灣尹書
狀官當施重律兼包譯官暗付商賈即於灣上先梟示後狀聞事
分付使臣復命雖不可預待渡江然後可食可寢拜表日字今月
內擇日嗚呼今年萬古所無之事雖多豈意聞此事心戰骨戰歟

後語也自今日減膳撤樂朴㢞淳比諸買來幾年蔵置者霄壤不
侔特爲加資口傳下批 傳曰右相請行其忠歎服旣許只副使
書狀差出吏曹判書朴相德即席開政以尹東暹首擬副使沈頤
之首擬書狀官 上落點後 教曰粹潔矣皆好矣仍有舊邸擧
動之 命○禮曹啓曰拜表日令日官推擇則今五月二十七日
午時爲吉云云 傳曰以此日擧行○左尹尹東暹牌招事下
教○傳曰此等罔測之書著以圖署於今陳奏之時其先嚴問其
本而今已作故雖難憑問其子豈不知義城縣令徐命敏令該府
依鞫囚例拿來 徐命敏就拿後白放着圖署徐宗臺臺啓逮奪使行先來後復官 ○午後 上御
彰義宮易安齋命三公兩館提學入侍弘文提學元仁孫同入藝
文提學蔡濟恭以情勢不入領相曰蔡濟恭曾遭文任改正之駁

若遞文任則奏文當製進云矣 命遞文任而使即應製 上曰
拜表後幾日當渡灣乎右相曰發行一望庶可渡江矣 上曰拜
表日有難親詣慕華舘當上敦義門望見御等之去矣○傳曰奏
文草及自現明記輯略藏置者使之自現見之然後當回駕政院知悉○午後
以左尹牌出承入謝 恩于彰義 行在上使定會同處所于長
興庫往叅暮罷
二十二日 傳曰當廣示奏文再昨崇政殿入侍諸備堂前文任
洪啓禧南有容黃景源一體牌招與時原任所撰臣講磨焉○領相
奏曰使行時地部多有擧行之事而判書蔡濟恭以文字事奔走
亞堂有闕口傳差出何如 傳曰户曹亞堂有闕代令該曹口傳
備擬待下批牌招察任吏曹口傳政事首擬户曹叅判○傳曰拜

表日登敦義門望見政院知悉

二十三日户叅落點下而牌出承入謝 恳于典設司門外 上以 健元陵忌辰出齋于典設司○領右相請對 命讀奏文改本 奏文蔡濟恭製進而衆人纂改多無完句云 上曰好矣卿等先退即行黑草查對可也右相曰朱璘輯畧之廣布有未可知而今以徒手往彼若曰我國無此書爾國從何見之云則難於為說不可不賫往一本矣 上曰然矣依為之 明紀輯畧之自現呈納者皆命洗草燒火故有是請

二十四日朝坐地部着品方物○傳曰明日德游堂封裹當御覧紙表筒外皆待令

二十五日早詣政府叅方物封裹○昨日入 啓軍官座目折衝李光維通德郎尹光孚打角通德郎韓光敷也藥房入侍時都承旨尹得養讀奏 上曰尹光孚誰也都承旨曰是副使之子也藥房提調申晦曰揔戎使金孝大之婿而今年為進士矣 上曰然

乎已爲進士乎夕入侍 命都承旨復讀軍官座目 上曰尹光
孚卿謂摠戎使之婿乎對曰臣則以副使子仰對而提調以摠戎
使婿仰對矣 上曰其年幾何對曰未能的知而似過三十矣
上曰若是多乎是後 筵中語間 聖教屢及於光孚是日有三
使臣軍官並以天翼入侍之 命光孚同諸人入侍于德游堂庭
上使軍官以次進伏承下 教後至副使軍官 上曰尹光孚先
爲進前即爲進伏 上命起立顧謂承旨曰貌類其父乎承旨林
鼎遠曰頗相類矣 上曰爾父年幾歲得爾乎對曰臣生之歲臣
父年三十四矣 上曰爾之兄弟幾人對曰四兄弟矣承旨曰尹
東暹有子四人而此其長子也 上曰爾之諸弟名何年幾以次
歷擧以對 上曰尹東暹福人矣爾何年入娶乎對曰丁丑年矣

上嗚咽曰丁丑年乎丁丑何月對曰正月矣 上曰然乎 慈聖必聞知矣又 教曰今始思之爾妻戴髢入通明殿予見之矣 命內侍出給弓矢曰爾旣以軍官着天翼而入故有此賜也仍 命誦會試試文光孚誦四五行 命止之 教曰容貌類其父而聲音則異矣承旨曰然矣 上曰爾與爾父今作萬里之行往還雖不過數月之間予心則悵然矣予當賜爾臘藥與爾父途中用之也仍顧承旨曰分付內局尹光孚處賜臘劑仍 命書傳教曰今日軍官召見意蓋在也嗚呼副使子弟軍官尹光孚以摠戎使金孝大壻於 慈聖從孫女壻丁丑正月立長今日予懷萬倍之中愴心何抑令該曹待窠卽爲錄用伸予追慕之意書畢 上曰爾之回還時則當以進賜來矣尹東晳於爾爲五寸乎對曰然矣 上曰爾之五寸叔於此堂爲承旨今爾於此堂

得承傳其亦異矣 命內侍出全鰒乾魚來 教曰全鰒為二貼譯官與軍官均分雖一介納之囊中到彼後出而喫之思此老君可也退出時 上謂承旨曰尹光孚安詳極佳可以必達矣次命韓光敎進前 下詢其來歷仍 命誦致詞於 榻前而稱善命書傳教曰今見故判書金始炯庶子故判書韓師得庶子豈特故人子與予同在耆社者金尚選尚今思其父思其兄韓光敎其亦然矣豈意今日一庭同見乎金尚選令銓曹相當窠待窠調用韓光敎引儀取才云故試焉有才也亦令銓曹引儀待窠調用皆懸註○傳曰今者陳奏為先追慕拜表時軒架鼓吹陳而不作事分付○行次對 上曰今日次對欲見右相而為之但此時故辭朝日將不得饋餼甚悵然矣時減膳故也 又召入首譯李湛 下問使

事後退出○夕領相入侍　教曰今番使行八包既已除減而官銀
將何以爲之乎對曰恐不可專無也　上曰當給幾何對曰少不
下萬兩而萬數猶多則當給八千乎　上曰依爲之○時綱鑑會
纂禁令至嚴士夫家所藏　命京兆盡爲收入又　命五部遍行
搜覔又令藏書者自現以此士子及冊儈有正法者受刑而竄配
充軍者甚衆又嚴禁燕中書冊貿來者又以李玄錫所撰明史綱
目中有朱璘史斷載錄者人家所藏明史綱目亦令收納故家中
所有明史綱目一帙卽爲送納于當部
二十七日晴早朝入　闕拜辭　上祗迎表奏文于延和門　命
三使入侍仍　駕臨慕華館親送又　命三使入侍館中查對訖
還宮三使出次弘濟院酬接賓客晡時發行〻五十里宿高陽○

是日早入 崇政殿庭下直 上出御延和門將祗迎表奏文大
臣以下於 崇政東西庭序立再拜訖余隨上使入殿中上使奉
奏文余奉表文出授承文官載黃亭三使臣隨之在庭百官隨後
至延和門前 上幸 世孫祗迎百官隨表奏文出 命三使臣
入侍帳殿 上曰今送卿等雖是數三朔之間予心甚悵然予恃
卿等速爲竣事而回又 教曰明史綱目之昨日來納者副使之
名亦在其中矣已 命京外并爲洗草今則在我國自處之義盡
矣卿等今去積誠懇請期於成事如或未準卿等伏於午門可也
上使對曰以臣無似充在上价惟恐不堪以 聖上至懇之誠寧
有不感格之理乎 上曰幾時當回上使曰時値三庚若無阻滯
則謹當不停趲行且事在異國不可預料而豈其遲乎今則臣等

己将發行矣減膳之 命亟為還復千萬伏望 上曰己有成言
何可中改乎 命承旨進紙筆以 御筆書三紙以其一 賜上
使曰托心股肱使事順成還来好〻慰予此意十六字又以其一
賜副使臣起而敬受開見乃順成本事慰予此心八字也又以其
一賜書状曰莫云年少予曰得人 命上使讀奏訖又 命副使
讀奏書状亦如之 上曰今番使臣極選也副使又有福子四人
云矣上使曰然矣 上曰上副使則當只有戀闕之心而書状則
并有君親之戀矣 教曰凡事誠而已予将親出迎恩門見查對
御蕎到彼亦言國王出郊親送云〻可也即 命駕臨慕華館上
使曰今當遠離不勝下情之缺然惟望連進湯劑調護 聖躬酬
應 國事益寬 聖心焉當此盛暑郊外 動駕極為悶迫伏乞

還 寢焉 上曰予欲往不可止矣有 賜物毋木白磬胡椒臘
藥油芚而上使處加豹皮一領油芚豹皮前例外別 賜也又
命承傳色下 教曰三使臣處封裹以院坐臘劑爲之三使退出
從敦義門出表文則從崇禮門出故尚未及京營前路也少待道
傍隨表文到慕華舘 大駕至御正廳北向坐領相金致仁左相
韓翼謩右相金尚喆左叅賛鄭弘淳右叅賛李景祜吏判朴相德
户判蔡濟恭禮判李思觀刑判沈鏽工判具善行承文提調金華
鎭閔百興及副使書狀查對于 上前訖復 命三使臣入侍下
教曰雖是數月後可回以予思之遠若三年須善往遄回若於夢
寐見予則自有相感之道矣今日臨此欲以盡吾誠之意也到彼
後亦以此言于彼人聞彼人貴我國清心丸云當令廳辦所製之

追送傳給于通官仍言予表意之意上使對曰臣等所幹既非難
事幾何不竣還乎藥院都提舉請進湯劑初 命止之又 教曰
有遠去之臣於其見處當進一貼矣仍進湯劑訖 教于領相曰
卿等欲往別於弘濟院耶對曰隨 駕還問安後欲出見矣三使
退出 上即爲還宮

奏文草

謹奏爲事關先故敢暴至懇冀蒙矜許事竊照小邦恪守藩服世
受皇恩有叩必應無願不遂今臣有切骨之痛腐心之冤而徒
懷僭越之懼不思伸暴之啚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也臣今始
得見聖祖仁皇帝丙子年間朱璘所撰明記輯略其中載臣
始祖臣康獻王 諱 譜系及臣 四世祖臣莊穆王 諱 事蹟而謬悖

無倫污衊罔極五内驚悼寧欲無生是書之成已七十餘年流傳小邦亦不知為何年而秪緣臣誠孝淺薄不能早自發覺登時陳籲此乞臣私切痛恨者也臣之 先祖譜系及事蹟詳載於我皇上所須降明史列傳中昭如日星百世可徵費辭卞明今無所事而略陳本末豈容但已蓋 康獻王譜系之誤書於明朝會典寔由於高麗末奸人等之陰逞醜誣而自臣 先祖臣恭定王 諱以来積誠祈懇至 神宗戊子夬許刊正仍賜成書 莊穆王事蹟之謬錄於十六朝紀亦由於椵島將毛文龍之公肆譖構而臣於世宗憲皇帝丙午專价籲天遄蒙允可及至我皇上頒示正史之後小邦之前後受誣洩晰無餘仁恩所曁幽冤克伸一國臣民莫不口頌頂戴竊自幸傳信於今與後

則顧此輯略不過朱璘任自纂錄非可擬議於國乘不刊之書
而目訛襲謬之說尚在卷帙之中傳布市肆之間臣之崩迫痛
冤庸有極乎臣竊伏惟念一部　明史始承先皇帝明命終蒙
我皇上恩須其記載之光明事體之尊嚴顧何如也而乃有此
私自編撰公行鬻賣之舉則其所以壞亂昭代記實之法大違
一統同文之義者亦豈細故也哉臣自見此書憤懣弸中當食
忘食當寢忘寢若使此書一日留在於天壤之間則臣將何顏
面歸見臣　先祖乎茲敢淨泣齋沐瀝控血懇身雖滯東心則
拱北伏乞皇上俯察小邦倫義之所關特軫聖朝史例之至重
亟降明旨火其書而毀其板俾絕中外流播之路少慰微臣冤
悶之情則東土臣民謹當生隕死結以酬天地曲遂之恩矣緣

係事關先故敢暴至懇冀蒙矜許事理爲此謹具奏聞云云

漂民出送謝恩表

率土咸戴沐曒化於懷綏遐氓復囬紆殊眷於拯濟均視内服
曲庇外藩伏念日出之東星拱于北仰乾坤之覆幬所暨皇靈
若江漢之朝宗敢替侯度豈料漂到之賊乃蒙津送之恩風濤
涉萬死之危嗟爾遠道雨露霑再生之渥歸我故鄉顧小邦最
荷寵光而大德不遺螻命伏遇庭衢六合梯航四方法蒼穹之
無私惠洽慱施軫赤子之胥溺政懋同仁至使梗萍之蹤亦被
煦濡之澤敢不望雲叩謝匝域謳歌魏闕懸誠每切瞻天之願
篚封述職粗效執壤之儀 知製教李鎮恒製進

方物單子

朝鮮國王臣謹奏為進獻事謹備進獻禮物專差陪臣議政府
右議政金尚喆禮曹判書尹東暹等齎領進獻外今將禮物
開坐謹具奏聞
黄細苧布二十匹　白細苧布二十匹　黄細綿紬二十匹
紫細綿紬二十匹　白細綿紬三十匹　龍文簾席二張
黄花席一十張　滿花席二十張　雜彩花席一十張
獺皮二十張　青黍皮三十張　白綿紙二千卷　黄毛筆
一百枝　油煤墨五十錠　右謹奏聞
朝鮮國王謹備崇慶慈宣康惠敦化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陛
下　黄箋　進獻禮物
紅細苧布一十匹　白細苧布一十匹　白細綿紬一十匹　滿花席一

十張 雜彩花席一十張 右件物等謹奉進以聞
朝鮮國王謹備中宮殿下 紅籤 進獻禮物
紅細苧布一十匹 白細苧布一十匹 白細綿紬一十匹 滿
花席一十張 雜彩花席一十張 右件物等謹奉進以聞
三使出到弘濟院依幕金台汝源與沝成之先已出待李仁陽景
祜沈刑判鏞韓判書光會洪判書名漢李義伯重祜尹知申得養
李參判應協李承旨在簡尹參判得雨金參判華鎮金承旨魯鎮
李兵議眷建沈戶議履之趙應教宗鉉洪校理景顏來別領左相
及金領府相福追後來見日下晡先上使發行廉垂濩及韓壻皆
令八去唯溫兒從日未暮抵高陽次于作廳郡守洪應辰出見金
聖載洪希仁隨上使至此夕來見

二十八日朝乍雨從縣道上辭本職疏早食而發行五十五里中火臨津又行卄五里秣馬長湍又行四十里宿松都○早朝發行歷拜焚水院先祖文肅公墓至坡州邑底牧使以疑疾喪逝而閭里不安故中火于臨津歷路見李哀敬心于其墓廬坡州兼官交河郡守李白圭入見于寓次中火而發溫兒隨到于此别去行二十五里抵長湍次于作廳府使朴盛源出見喫午飯見外婦尹校理宅及尹副學薈東于其墳菴又行四十里擧火抵松京館于乃成堂見趙留守重晦

二十九日晴朝發行四十里宿金川○朝留守出見經歷申五清豐德府使徐必修来見朝食後發程行四十里抵金川次于客舍東軒主守尹洸入見洪監司良漢爲迎候大臣而来晤語半日白

川郡守李趾光以支應官来見海州判官李俊永爲上使支供来見谷山府使尹令養厚亦来相見棋犇察訪韓德厚以夫馬差員入見金郊察訪盧允中青丹察訪崔震華亦来見關西御史李學士命彬歸路歷入亦與相見

六月庚午朔

初一日晴早朝發行〻六十里中火平山又行三十里宿葱秀○朝明三使與監司諸守令差員行望　闕禮仍發行舟渡猪灘抵平山次于東陽館伏見䟽　批

省䟽具悉專對解本任已有前例今事異焉何可循例稟處本職許遞當此盛暑卿等順成本事好〻復命雖荅于卿等之一字無爲書狀也

尹谷山及延安府使李垮来見本府使李廷默遭臺言罷職以便
服入見方物差員畿驛察訪安任權辭去白崎僉使李溭代之監
司及支待諸守令亦辭去中火而發行三十里抵宿葱秀信川郡
守金聖休爲支應官来待相見遂安郡守權師彦兔山縣監申光
勉亦以上三房支應官同見
初二日晴早發行五十里飯于瑞興又行四十里中火劒水又行
三十里宿鳳山○曉起吃早粥而發抵瑞興主倅元繼孫不在載
寧郡守李瀚以支應官来待相見新溪縣令李河永以本邑兼官
同見朝食而發抵劒水殷栗縣監趙瑷以支應官来宿相見文化
縣監沈鍰長連縣監李運昌亦以支應官同見中火而發抵鳳山
次于待鳳軒郡守李守彬入見長淵兼官康翎縣監李彦邦松禾

縣監崔星鎮入見
初三日暮乍雨早發行四十里到黃州查對封啓留宿○朝明而
發到黃州牧使李永培相見安岳郡守李時中以支應官来待相
見豊川府使鄭述祚亦以三房支供官同見兵使李漢昌虞侯李
章漢入見午三使同豊川府使及猉獜察訪韓德孚查對于客舍仍
封狀啓宿于東軒
狀啓
臣等一行本月初三日到黃州站與書狀官臣沈顧之及豊川
府使鄭述祚猉獜察訪韓德孚眼同奏表咨文查對則別無差誤
爲是白乎旀方物二十二䭾依前例改結褁是白遣連爲馳向
前路必欲趂速渡江緣由幷以爲先馳　啓

同日 筵中 上問使行方抵何地方仍 教曰今番陳奏之
行事勢不得已而如此盛炎將何作行漕運尚令狀聞況輔相
之行乎此非促行而然所過站安過與否令各道臣狀聞以慰予用心
初四日晴早發行五十里中火中和又行五十里宿平壤○昧朝
而發中火中和具監司允鈺已來待迎候大臣先還都事金聖猷
本官李東曄咸從府使徐有和平壤庶尹金持默祥原郡守李潤
禧入見魚川察訪盧彥邦以夫馬差員入見祺獜察訪辭去祥原
金生潤三亦來相見仍隨至平壤午飯而發抵平壤到江外奉奏
文于龍亭三使具公服鼓吹陳而不作舟渡大同江諸官亦隨後
而入奉奏文于上使下處上使次于宣化堂余次于應酬軒書狀
次于觀德堂都事金聖猷中軍呉載熈慈山府使李周赫順川郡

守鄭觀采入見庶尹亦先来入見與監司從容晤語

初五日晴朝行查對午後發行ᆢ五十里宿順安◯朝三使與監司及都事查對于宣化堂封狀啓順天郡守鄭觀采江西縣令李胄永来見飯後李翰林在學爲傳上使䟽批下来仍與相見翰林舘于練光亭與書狀往見之歷見庶尹午飯後發行三使登普通門樓監司亦會歷見新築中城而暮到順安方空官次于東軒無官永柔縣令權爨性及成川府使金令致恭殷山縣監徐有隣肅川府使金樂淳入見

狀啓

臣等一行到黃州牧查對之由旣已馳啓爲白有在果本月初四日到平壤府初五日與書狀官臣沈頤之本道觀察使臣

具允鈺都事臣金聖猷賫来奏表咨文眼同査對則別無差誤處是白乎旀當日仍向前路初十日前必欲馳到灣府緣由并以馳 啓

初六日晴早發行六十里中火肅川又行六十里宿安州○晨起蓐食行抵肅川次于肅寧館府使金樂淳安州牧使李敬玉价川郡守李尚直入見中火而發抵安州三使登太平門外城門樓見新築外城形便入城内見百祥樓次于安興館本州牧使及嘉山郡守李廷老寧邊府使洪台亞海价川郡守李尚直慈川郡守趙嶸郭山郡守李仁默泰川縣監李宗榮博川郡守田光瀛入見洪承旨纘海洪校理相簡自寧邊衙還京歷入相見兵使李殷春虞侯徐赫修入見寧邊人嘉善吉文揆来現途中仍隨行是日行百廿里

初七日自朝雨終日早朝發行〻八十里宿嘉山○朝冒雨發渡

清川江逆行二十里見蹝鑿形止涉寧邉地十里渡博川江涉博川地三十里入嘉山境二十里抵本郡次于鎮營本守及郭山守及定州牧使李令注鐵山府使任嵂入見今日一息凡行八十里終日冒雨而行撥便見家書

初八日朝陰晩晴早發行七十里中火定州行三十里秣馬郭山又行四十里宿宣川○蓐食而發行三十里小憩納清亭又行四十里抵定州次于新安館午飯而發抵郭山次于司倉本郡守及宣川府使李應赫入見中火而發暮抵宣川次于禦牧軒鐵山府使及龜城府使金天相西林僉使鄭在伯入見夜與府使李應赫相語以夫馬差員魚川察訪盧彦邦老不事〻正使罷斥之以鐵山府使代爲差員是日行一百四十里

初九日晴早朝臨發黃州查對狀 啓陪持回得家書長婦以今初四日午

時生男奇喜奇喜早發行四十里中火于車輦又行三十里宿良策○
早發行三十里至左峴登新等城樓書状亦至少坐納涼又十里抵車
輦鐵山地也龍川府使柳[illegible]彌串僉使張泰星来見中火而發抵良
策龍川地也次于清心堂〻臨蒼壁澄潭綠陰盈檻酷炎驅馳之餘對此
凉爽快滌煩襟可愛可喜本官出待仍爲留宿是日行七十里
初十日晴早發行四十里中火所串又三十里抵義州○朝行三十
里舟渡毛真江又行十里抵所串中火箕營撥軍以初六日出有 旨来
傳使行姑留灣府以待指揮事也盖聞近以青巖集現告事連日 臨
門親訊諸譯官初五日 殿座時譯官高世讓者以爲曽爲宣川譯學
時見士人桂德海家所有唐本 皇明通紀 國初誣語一如朱璘所
撰輯略中語云 上大驚命取玉堂所在鄉板通紀考見則洪武壬申

書麗末事李仁人下關四字不書明是 宗系之誣即命金吾郎拿來
德海而今奏文中將添入并改通紀一款而改撰也又行三十里抵義
州次于東别堂正使次于望辰樓具府尹庠已以監司相避遞官須代
與之相見鄭正言景仁補外玉江萬户纔内移而亦須代未還方處府
内入来相見宣沙僉使趙德崙以入柵夫馬差員入見水口萬户朴聖
奎以渡涉差員入見以姑留灣府之意封狀 啓是日行七十里

狀啓

臣等一行本月初五日到平壤府查對之由已為馳 啓為白有
在果當日未時量到灣府賫来奏表咨文眼同查對方欲修
啓之際即刻到付本月初六日右副承旨臣林鼎遠成貼 有旨内
有到灣府留住以待指揮之 命教是白乎等以臣等祗受後

姑待 朝家指揮渡江計料爲白乎旀緣由爲先馳 啓云〻
十一日晴留灣府鐵山府使辭歸
十二日晴留灣府見家書晩與書狀及主倅及鄭正言聖好登統
軍亭九連松鶻諸山皆入望中頗有出塞之意暮與諸人乘月復
登觀應火自亭上令小童乍擧燭籠江邉上下數十里間無數把
守一齊擧火相應亦一奇觀是日龍川府使辭歸
十三日晴上使與主倅會府内武士射試行賞盖上使以府先生
來留多日欲爲慰悅之意也午禁軍以奏文改本至三使與府尹
即爲査對封 啓付京書
奏文正本
謹奏爲事關 先故敢暴至懇冀蒙俯許事竊照小邦恪守藩服

世受皇恩有叩必應無願不遂今臣有切骨之痛腐心之寃而徒懷
僭越之懼不思伸暴之啚則是自阻於仁覆之天也臣今始得見聖
祖仁皇帝丙子年間朱璘所撰　明紀輯略其中載臣　國祖康獻
王御諱宗系及臣四世祖臣　莊穆王御諱事蹟而謬悖無倫汙衊罔
極五內驚悼寧欲無生是書之成已七十餘歳流傳小邦亦不知為
何年而秖緣臣誠孝淺薄不能早自覺察登時陳籲此尤臣私切痛
恨者也蓋　康獻王宗系之誤書於　明朝會典實由於高麗末奸
人等之陰逞醜誣而自臣　先祖恭定王御諱以来積誠祈懇至　神
宗戊子快許刊正仍賜成書　莊穆王事蹟之謬録於十六朝紀亦
由於椵島将毛文龍之暗肆譖構而臣於世宗憲皇帝丙午専价籲
天遄蒙允可及至我皇上頒示正史昭揭日星小邦之前後受誣至

此而復釋無餘仁恩所曁幽冤克伸擧國含生莫不口頌頂戴竊自
幸其可以傳信於今與後則顧此輯略不過朱璘私自集纂非可擬
議於國乘不刊之書而因訛襲謬之說尚在卷帙之中傳布市肆之
間臣之崩迫冤憤庸有極乎然璘之是書蓋有所從來　明人陳建
所撰　皇明通紀亦有小邦　宗系罔測之言而其書起洪武而止
正德想是嘉靖間所編而小邦之得見乃在　明朝昭晰之後伊時小
邦之人咸謂會典之誣旣正則若此說者將歸於自起而自滅故不
復以辨明爲事今以朱璘書見之際是掇拾於通紀則又安知此
後必無襲璘而爲之說者乎此臣所以必欲拔本而塞源竝擧而仰
請者也臣竊伏念一部　明史始承先皇帝明命終蒙我皇上恩須其
記載之光明事體之尊嚴顧何如也而乃以此等誣罔之書公行鬻

賫無所顧忌則其爲壞亂昭代惇史之規大違一統同文之義者亦
豈細故也哉臣自見此書憤懣弸中當食忘食當寢忘寢若使此
書一日留在於天壤之間則臣將何顏面歸見臣　先祖乎茲敢涕泣
齋沐瀝控血懇身雖滯東心則拱北伏乞皇上俯察小邦倫義之所
係特軫聖朝史例之至重上項所陳通紀輯略二書中悖語之有關
小邦者亟降明旨竝行刊去以慰微臣寃鬱之情則東土臣民謹當
生隕死結以酬天地曲遂之恩矣緣係事関　先故敢暴至懇冀蒙矜
許事理爲此謹具奏聞

狀啓

臣等一行到灣府留待緣由已爲馳　啓爲白有在果當日未
時量禁軍朴春起賫奉奏文一道咨文一道及黒草二張下来

爲白有等以臣等祗受後與書狀官臣沈頤之義州府尹臣具
庠眼同查對是白乎則正副本所書字畫與格式別無差誤處
乙仍于仍爲賫去是白遣當初賫来奏咨文各一道黒草二張
謹此入盛櫃子還爲監封上送爲白乎旀今此奏文之改撰出
於拔本之 聖意舉國含生莫不痛迫况臣等奉使之心尤當
如何但此書之成在於 皇朝而行於萬曆之前則彼將何以
爲說是白乎喻即今事面與前尤異百爾商度此甚悶慮而在
臣等專對之責惟當一心彈竭期於準請是白乎旀奏咨文查
對之際日已向暮勢不得不以十五日趂早渡江計料是白如
乎日字自爾遅滞事甚萬〻惶悶縁由幷以爲先馳 啓爲白
臥乎事

十六日都承旨讀奏狀　啓　上曰狀啓中所慮果非過慮彼人若曰正德前事今何来請云則實非無據之言予卧而静思彼若曰　神宗皇帝以前事何為而今始来辨乎云則將何辭以對此殊可慮但奏文合說善矣接脉又好使臣但依奏文為言則無慮耶使臣之以此疑慮非過矣予所恃者只使臣三使臣皆選也做事必善其中書狀雖年少而為人精明亦何事不做畢竟竣事無慮矣　上曰奏文果善成庶幾無慮乎然只一事尚云難矣况其中更添一事乎使臣見之安得不頭痛也

十四日晴留灣府

十五日自曉雨注食後雨勢稍殺霏微不止以終日飯後發行到江邊封　狀啓渡江行三十里宿九連城○日欲明時三使行堅

闕禮于龍灣舘時雨勢無開霽之意主尹及行中幕屬諸人難其
輕裝而已以望日渡江之意上 聞不可遲留上使促飯先裝余
又繼發過清馬廊到鴨綠江邉馬廊乃勅行時接着清馬之所厇
屋百餘間周遭連絡書狀及府尹先坐江邉依幕搜驗卜物鄭聖
好亦來同坐午諸人會于正使幕次封渡江狀 啓

狀啓

本月十三日賫咨文查對之由已為馳 啓為白有在果臣等
一行當日辰時量渡江入去為白乎旀方物依例改結裹今卜
作馱則加把刷馬為三馱一隻是白遣不虞備管運餉銀子各
四百十六两六錢七分依例賫去是白乎旀夫馬差使員宣沙
僉使趙德崙領率人馬到柵門雇車後還送計料是白乎旀行

中卜定各道驛馬中瘦劣不堪遠行是白在忠清道成歡驛李
德秋馬江原道銀溪驛李德基馬咸鏡道高山驛金莈里金馬
居山驛康太興馬合四匹還送本驛而以平安道大同驛金長
同馬吴石山馬魚川驛申和同馬金云萬馬並仍把入去為白
乎旀書狀官 臣 沈頤之義州府尹 臣 具庠眼同點閱人馬搜驗卜
馱則無犯禁之物是白如乎入柵形止追後狀 聞 計料緣由
幷以為先馳 啓云云

行中渡江記

正使品馬五匹内

上騎一匹 馬夫金郊驛朴奧大老味

中騎三匹 馬夫金郊驛李二必成歡驛金卜乭金井驛金四甲

籠馬一匹 馬夫高山驛金太雄

先生馬四匹 馬夫大同驛李卜伊吳卜伊魚川驛申化同金銀萬

奴子二名 命一者斤老味

書者一名 順安奴成澄

馬頭一名 价川奴再種

籠馬頭一名 義州奴甲金

乾粮馬頭一名 鉄山奴卜山

左牽馬頭一名 鉄山奴再公

日傘奉持一名 鳳山奴太奉

引路二名 宣川奴卜三義州奴正彥

轎子付囑四名 鉄山奴和卜瑞興奴云得嘉山奴光之宣川奴四奉

厨子二名 平壤奴得夫 義州奴銀釆

軍牢二名 義州乭里 同宗世

軍官前府使具叙五

騎驛馬一匹 馬夫栗峯 驛姜必山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莫山

前同知朴緯漢

騎驛馬一匹 馬夫金郊 驛安乼忠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龍同

前同知趙 鐸

騎驛馬一匹 馬夫居山 驛咸元三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二同

通德郎金尚選

騎驛馬一匹 馬夫利仁 驛金貴萬

卜刷馬一匹

副使品馬四匹內

上騎一匹 馬夫青毋 驛李悪同

中騎二匹 馬夫金郊驛金貴 同魚川驛李太京

籠馬一匹 馬夫魚川 驛陳世光

奴子二名 春與 卜伊

書者一名 順安奴 永釆

馬頭一名 鉄山奴 吹萬

籠馬頭一名 宣川奴 青金

乾粮馬頭一名 郭山奴 太成

左牽馬頭一名 永柔奴 致眞

轎子付囑四名 順安奴是春太京嘉山 成得義州奴同伊

廚子二名 平壤奴加我孫 順安奴宅徵

軍官折衝李光維

　騎驛馬一匹 馬夫大同 驛全長同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順安奴 光宅

通德郞尹光孚
騎驛馬一匹 馬夫高山驛咸太養
卜刷馬一匹 馬夫
通德郞韓光敎
騎驛馬一匹 馬夫居山驛金德夣
卜刷馬一匹 馬夫
書狀官品馬三匹內
上騎一匹 馬夫青丹驛李吉業
中騎一匹 馬夫祺獜驛金守乭
籠馬一匹 馬夫高山驛申古音孫
奴子一名 二得

書者一名 金郊驛奴卜同

馬頭一名 平山奴尚位

籠馬頭一名 大同驛奴介同

左牽馬頭一名 瑞興奴番同

軍官前郡守具彩五

騎驛馬一匹 馬夫成徹驛金乭奉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堂上譯官資憲大夫李湛

騎驛馬一匹 馬夫其猜驛李斗必

卜刷馬一匹 馬夫

馬頭一名 嘉山奴得龍

奴子一名

正憲大夫金振夏

騎驛馬一匹 馬夫銀溪 驛李太石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宣川奴 宲金

嘉善大夫申漢楨

騎驛馬一匹 馬夫金郊 驛李二男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青東

前正張 滫

騎驛馬一匹 馬夫保安 驛白五男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鉄山奴化同

前判官李寅德

騎驛馬一匹 馬夫金郊驛李芿邑赤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龍川奴世太

前主簿金倫瑞

騎驛馬一匹 馬夫猉獜驛李萬柱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前主簿金復瑞

騎驛馬一匹 馬夫銀溪驛田述男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前正張淹

騎驛馬一匹 馬夫保安驛崔芼男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前僉正張宅裕

騎驛馬一匹 馬夫銀溪驛孫日中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前正李鎭復
騎驛馬一匹 馬夫保安驛趙險同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前僉正崔宗曾
騎驛馬一匹 馬夫大同驛呉石山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寫字官折衝呉世鼎
騎驛馬一匹 馬夫猉𤢖驛李金串致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瑞興奴別奉

內醫副司果李長周

騎驛馬一匹 馬夫魚川驛朴道也之

卜刷馬一匹 馬夫

奴子一名

藥房書員千世郁

騎驛馬一匹 馬夫魚川驛張世良

卜刷馬一匹 馬夫

灣上軍官閑良崔瀹

自騎馬一匹 馬夫奴已達

放料軍官折衝崔德恒

自騎馬一匹 (馬夫奴 貴金)

表咨文載刷馬一匹

馬頭一名 (平壤奴 大老味)

方物載刷馬五十六匹

馬頭二名 (瑞興奴春白之 州奴南山壽)

元盤纏載刷馬三匹

別盤纏載刷馬三匹

京路費載刷馬十六匹

上副房杻籠載刷馬四匹

府先生刷馬二匹

三行次帳幕載刷馬五匹

添載盤纏載刷馬三十四匹
軍粮載刷馬二十一匹
北灣上載刷馬七匹
驛子都卜載刷馬九匹
内局藥材載刷馬一匹
救急藥材載刷馬一匹
文書載刷馬一匹
副房前同知吉文揆乾粮庫直傔人金養仁借譯官奴名而
行
三房幼學李鴻祥乾粮庫直户曹吏池宅壽借譯官奴名而行

府尹設小酌飲罷正使先渡待舡田與府尹及聖好作别作家書付狀　啓撥上遂上舡家奴占乭及丘從福昌辭歸開船泝上數里順勢横放食頃到彼岸下舡登轎行三里許到中江兩江之間皆是水磨石水漲之時則自鴨江一櫓仍渡云乗舟而渡下舡登轎行數馬場到設檻坪地是沙土間有泥濘蘆葦簇密如麻其長過人鎗軍哨官領鎗軍十五人持鎗先道從蘆葦中行十里許抵三江渡涉哨官又艤舡以待登舟而望越邊山坡上有甲軍〻幕三區其中三人望見吾輩行向江邊下來舟到彼岸下舡坐藍輿以待人馬之齊到時雨止而陰甲軍三人到江邊進士及軍官傔僕與諸譯官往見問何爲而来答曰觀光来也仍與問答少頃彼曰明日交代来我們當還云〻盖每月初一十六交遞云人馬齊

到前行地仍沙土間有蘆葦而不如設檻行十五里抵九連城義
州護送哨官已設幕次下轎拜正使歸坐幕次時纔晡時行中皆
曰渡江從未有如是之早盖今行既無八包搜驗無難故也厨子
進夕飯饌器過十而烹飪頗精屢日胃敗於列邑支供之餘所食
大勝命自明减損饌物器數已而書狀亦到飯後與書狀散步帳
前正使亦来除去禮貌仍與徘徊周望九連城俗傳古有九城相連
故名而今無基址可尋又名鎭江城萬暦丙辰爲鎭江遊擊府山
勢繚繞土原平曠信美可居可知古時官居之地也夕先送譯官
金振夏于柵門使之即通于鳳城告知使行之来俾即来開柵無
至到柵留滯之患日斜時甲軍五人騎馬從帳後向三江路去盖
是明日遞番者也晩後雨勢稍歇一行人馬之露處者不甚沾濕

可幸

十六日晴晡時驟雨三次朝發行三十五里飯于金石山又行三十五里宿葱秀○日出時喫早粥而坐昨日三江所見甲軍三人外又添二人騎馬從帳後向柵門去盖見代下番也發行〻五里許過望隅又十里過碑石隅路傍陂澤之邉有浸字短碑自望隅望見松鶻山在西北甚近巖巒奇秀箇〻呈露有似我國道峯而差小也又行五里過馬轉坂又十五里抵金石山乃土山而木茂形類我國鞍峴設帳幕極草率窘窄不足蔽陽正使棍灣裨七度云朝食即發以後松鶻則不復見行八里過温井坪路西云有温井而石築浴堂尚存云行里許望見雙龍山雄俊特立可與松鶻伯仲又行十二里過柳田又行十里到湯站路北有崩城石門之

形又行五里許至葱秀小山之上草木葱茸大川環流其下彷彿我國平山之葱秀而遠不及也厨人預具釣竿數器而来進士與諸裨投竿得川魚四十餘余與書状往見正使亦随踞繩床于溪邉戲曰魚雖不大可當王祥之氷鯉耶設罟者不得魚厨人言厨卜先来見甲軍五人歸路捉魚飽喫俄才歸去云遇雨還帳中因撥便見温兒十一日平書今日凡行七十里大抵所經山勢無甚高峻而山有楸櫝㯍有樫柳間多連抱之木藤蔦蔓延開野雖不甚廣亦多平衍可居雖無屋閭基址之可尋猶可知其爲舊日人居之墟也終日所經雖茂草蒹薄之中猶有綫路不斷蚊蝎之屬形色各異而若大若細俱有利觜大者傷機而咬之有如針刺而血出以之咬馬〻驚血流一行俱着紗揮項又以紗製面扇掩面

而行余亦牢閉紗窓而亦有鑽隙而入者

十七日朝陰時〻雨下濛〻間或出日行三十里入栅門留宿○

早起啜白粥發行大約路右多絶峽層巖路左皆深澗而樹木蓊

菀夾路行十三里過孔巖行數里過瘦龍山以後皆平原也行十五

里餘到栅外金振夏言已言于鳳城〻将及諸公差今已出来云

坐栅外依幕飯後宣沙僉使辭退見温兒十三日平書門開栅内

人三〻五〻出来見之收税官坐門檢閲卜物譯官来言今行既

無八包故税官愠其無利自三使衣籠幷欲解結見之故擄理責

之而無事入門云封入栅状　啓付灣撥幷寄家書是後公私往

来音信無由相通懷思殊不佳

状啓

臣等一行本月十五日渡江之由已爲馳　啓爲白有在果渡
江之日自曉至晩雨下如注畢渡三江之際自爾遲滯暮到九
連城幸得開霽是白乎等以兩夜露宿之中數多人馬得免大
段沾濕之患是白乎旀近来使行輒多到柵阻滯之弊是如乙
仍于渡江後先送堂上譯官金振夏使之預爲通及矣鳳凰城
將以下諸官今方齊到問以當此潦炎使行何故入来云荅以
非關大國事有我　國事之不可不及時奏請者不計暑雨若
是入来之意爲言則更無他問即爲開柵故當日未時量點檢
人馬無弊入柵方向鳳凰城以爲趲程前進速達燕京之計料
爲白乎旀方物二十五駄一隻宣沙僉使趙德崙領運来到乙
仍于依例雇車載去爲白乎旀咸鏡道居山驛咸元山馬渡江

後猝然病蹇勢難致遠乙仍于不得已還爲出送以平安道大
同驛尹老郎馬代把入去爲白乎旀使譯舌輩探問彼中之事
情則皇帝山東之行今四月二十四日還都而國中無事別無
他奇是如爲白乎旀臣等入柵之後先來未發之前則凡係使
事百爾思量無他上聞之路此甚萬萬悶欝緣由并以馳
啓云云

朝者任譯輩先入柵內與鳳城將諸官對話之際自上副厨房備
藥果一器盛數立乾肉一器盛數條爲相見之禮是舊例云上自
城將下至護行甲軍皆有紙扇等贈給禮單而上判事主其事甲
軍輩爭多寡較優劣吽呼極紛亂不勝其苦使馬頭替當而解其
紛云午三使入柵門所謂柵門者劈大木如股環揷平原迤上山麓

而太半朽鈌無遮路頭設門草盖柀扇門之左右有壓房彼人則
無常出入而唯我使来時牢閉不開必關由鳳城而開之開門時
三箇清人騎馬先出馳往里許睤望事變然後始許我使之入門
内路右有一衙門朴陋莫甚以草庇屋毋青剥落鳳城将門御史
收税官諸負各坐椅上從門隙窺見使行威儀使行過衙門時下
退駕轎前馬人卒替擧而過所以示敬待諸官之意云入山海關
時亦然入柵人馬之赴北者人共二百四十八負名馬共一百五
十二匹而方物與三使行乾粮皆雇車載運節行則車夫自北京
載賫咨官卜物而来自柵門受載使行卜物故持車者皆争先碎
頭今行則無八包無買賣初無燕貨之可以載来者故車夫皆不
願雇而非雇車則将無以載卜也車夫輩知此状反示難重之色

所費雇價比前倍簁云柵内人家不過數十大川經其前川之北
又有數十家夕飯後往正使下處書狀亦至相與步出川上見一
人驅馬牛騾各百餘匹而来到川邊一齊飲水飲已以長鞭一麾
而口出一聲三畜又一齊上岸各歸其家日〻如此云盖神於擾
牧之術也路傍有九神寺小刹也寺門之外有前人德政碑四座
碑皆龜趺而碑之左右築甎為墻而以石灰塗而飾之上以尾庇
之而左右與上皆僅容碑身所見極為精緻雖數百年之久似無
風雨磨洗之患是後路傍有碑處皆用此制大勝於我國碑閣也
十八日朝陰午晴晩驟雨自柵門行三十五里宿鳳凰城〇朝食
而發行十里許東望有山峯巒秀削環列如郭而古城石築嶒崚
於其上乃安市城也行數里許路之東有人家〻之北有石碑〻

之東有曲墻而樹木環菀云是故通官徐宗孟之父墳而其孫仍居其下云行十許里有鳳凰山與安市相聯峯巒秀峻卓犖而矗立如角其色蒼潤正使言可擬我 國金剛云大抵安市鳳皇皆是骨山又無傍麓之連延者異於我 國諸山至鳳皇城人居稠密市肆殷富而彩飾雕鏤非我 國京市之比誠一都會也館于王綍之家云是漢人而鳳城巨富王輔之子家甚宏麗入三重門館于內堂間架制造則同是五梁三間而書帙瀰架作器精麗後庭有果木梨樹櫻桃成林又有石榴四桂數盆前庭之東有西向屋書狀館之庭之西又有東向屋廚子入處治飯又其西出小角門有一屋制亦同乃王綍之姪之家云正使居之正使書狀會于余所與主人相語自上副房治饌兩床以饋之屢稱不安向三使叩

頭使譯舌通言令其持入與家眷共之大喜使其家丁送入于內書狀館之東又有屋子其女眷移處焉其北又有一屋皆是無脊尾屋也路上廛肆之北有土城形址城長居其內今城長乃武人而皇帝宗親云使行方以求得朱璘輯略爲心故就其書架檢閱所積書籍有世史類編一帙而於我　國壬申癸亥事誣語一如輯略中所記試令首譯請買主人曰大人旣欲見之當獻之不可賣云故只以當面借去以備考證夕與主人語問前山何名荅曰鳳凰山山上有我新造僧房大人回還時上去着玩好也山之北有安市城此地乃大人之邦故地也以此見之可見唐宗狼貝而歸即此地無疑也主人之子王誠民年十五亦是富相以紙束清心與之護行通官一人姓名文隂德㑭乃我　國嘉山人之孫也迎送官

一人舒喀蒲人也迎送官亦稱麻貝自此護行至北京云伏兵將一人領撥什庫我國旗隊長之類二人甲軍十八名到遼東交遞瀋陽廣寧錦州山海關以次交遞云而行中隨來者不過四五人盖伏兵將以下皆有使行中例贈故麻貝減其人而取其物云自鳳城至瀋陽及山海關三處一行料米計日支給鷄猪馬料等物各站皆有所給而料米則通官與灣上放料軍官附同分用云
十九日陰時或細雨濛濛如霧暮雨行五十里宿松站○早食而發涉一川行十許里渡三叉河水頗廣深及膝五里之間如是者凡四又行五里渡乾者浦一名餘温者介水不及叉河渡此以後始有峽意行五里過伯顏洞皆是峽路又行七里許上麻姑嶺嶺不甚高而長幾五里路頗狹而車跡則深嶺之下路猶犖确路之東

山勢高而間多巖壁路之西山勢差低而少巖石行十二里許到
鎮東堡一名松站又云薛劉站人居幾四十餘廛房亦爲十許也
每站有撥軍居之而家有走馬十五匹盖自鳳城至燕京各站有
驛丞掌撥馬傳命而勿論三四五六十里惟以站爲限而遞傳云
異於我 國之卄五里置撥所之制也
二十日晴朝行卄八里飯于黃家村又行卅五里宿通遠堡○吃
早粥而發行五里許入小長嶺不甚高峻路又平易而其長五里
許下嶺而東有赤壁臨流彷彿同福勿染亭西有麁山而間有岩
壁渡瓮北河水頗廣深及馬腹譯舌言此水冬行每患難渡今當
夏潦之時而如是順渡天幸云上大長嶺高峻則過小長而其長
則半之下嶺東有平岡迤延西有殘山連迆綿夾路十許里而草木

蒙被純然濃綠宛是真采畫啚開野頗廣野皆平田疇塍繩直各穀
薺茂遠而望之有似極目烟波而間〻以野花點綴亦是佳景渡
劉家河大如毚北中火于黃家村是峽中僻陋之村也朝行五十
八里也飯後即發渡八渡河乃毚北上流也苐一渡幾等毚北而
行二十餘里後凡渡七八小川比毚北或半之或三之一也自八
渡河行里許過獐項十里過金家河又五里尹家庄皆小〻村庄
又二十五里抵通遠堡一名鎮夷堡比松站頗殷富而閭舍多宏
濶也有感氣兼有腹痛飲茹蘆湯一貼 是日行六十三里
廿一日朝晴晚雷動暮暫雨朝行三十里飯于沓洞又行三十里
宿連山關〇朝飲茹蘆湯小喫早粥而發行十里過石隅但有一
小店又行七里過和尚庄又行十三里抵沓洞一名草河口村家

極隘陋三使同接一舍余則腹痛頗甚只呷湯飯數口而發行十
里踰分水嶺不甚高路頗平易鳳城瀋陽交界處也嶺之西水入
遼河東水入中江故名行五里許踰高家嶺又行八里許踰劉家嶺
皆分水之類又行五里許抵連山關數百人户挾大川而居市屋
頗繁華館于張子寬家其茅三子鑑年十五頗穎悟讀大學中庸論
語方讀孟子告子召之前使之上辭以不敢與紙筆使之書字〻
畫亦妙與一清心丸叩頭以謝今日行六十里腹痛不止而有痢
漸服清暑六和湯去人參一貼
廿二日朝霧晩晴行四十里宿甜水站○早服六和湯吃白粥小許
而發行五里許涉一川〻之北有僧屋行十五里許上會寧嶺〻不
高峻而樹木參天蟬聲聒耳路皆石逕仍乘轎而上登其頂嶺北

諸山頗高而登嶺望之皆在眼底盖嶺之北地形底下也嶺之下未及平地有關帝廟下轎入瞻五梁三間以草盖之而丹雘新鮮榻上塑像乃金面而戴青巾被青黼戰袍以右手捋其鬚有两童子分左右侍榻上而左者象黄袱裹紙軸之状奉之右者象黄袱裹方形之物以奉之前有卓〻上香合香爐願籤觧冊卓下右有周倉奉青龍刀侍立左有關興侍立余入禮拜譯官申漢禎李寅德又入拜使之抽籤三籤皆吉有始難終吉之辭守廟僧進茶啜之以一清心丸報之書状亦同在而以無道袍不拜嶺之北亦四圍皆山而東則岡巒多高峻間多巖壁削立西則土山無竒開野頗廣而人居相望下嶺行十里許西南間有一石塔在山腰所謂帍狼谷也由此而行亦達狼子山迺二十里而路甚平易故重輜之避

青石嶺者由此路云又行十里許抵甜水站山勢秀麗土原平曠
閭閻稠密廛肆繁麗亦一鄉聚也夕又飮六和湯是日始欲加進
一站一行皆以當此極暑一日踰兩嶺爲大不可不得已止宿
廿三日晴朝霧行三十九里宿狼子山○早服六和湯吃白粥小
許行十里餘上青石嶺行三里許至嶺之頂路如會寧而樹木無
多嶺之頂有人家由頂而下路皆步〻低下而險惡紆回行三里
餘至嶺底疊嶂周匝不見遠山嶺北地形比嶺南不知低下幾百
丈也嶺底路傍有草盖小刹制如會寧之關廟正使書狀先已下
轎入憩余亦追入小憩又行數里踰小石嶺其高其長如我　國
南漢利壮峴之類也行十五里許抵狼子山人居亦幾數百小石
以北山勢脫渣開野平曠判異於嶺之南也夕又服六和湯腹痛

痢便有加無減度數則通晝夜六七次而今日夕曰大便下血幾
一升連服皇茶辰砂益元之屬吉文揆言魚膽最良於痢証夕吃
白粥數匙魚膽一小楪
廿四日晩雾雨仍或陰或晴或灑雨晩有風行卅八里飯于冷井
又行三十里宿新遼東○喫早粥小許而發行七八里過摩天嶺
堡只是十數小村而村之後即摩天嶺自虎狼谷而行則不踰青
石而踰此嶺云又六七里曰佟家庄但是七八舖子又五里許渡
三流河下轎視大便下血如前轎中吃白粥數匙又行七八里踰
王祥嶺一丘陵也晋孝子王祥之所居故名云行四五里至石門
嶺石路頗峻盤旋而行至嶺之頂石崖對峙有類門形下嶺行
八九里路頗平坦至冷井朝飯人居五六十戶井在路傍水自石

間直涌自我京至北京此爲半程朊辰砂益元散呷湯飯數口仍
爲發行〻十許里過阿彌庄樹木陰翳村居相接殆四十餘户過
此以後遼東野也轎夫指示一白塔屹立天際曰此是舊遼東城
中物距此三十里云行忙病困未得轉入舊城而轎夫言城内人
户過三千而閭井之稠密市肆之繁華倍過鳳城云今城長滿人
三品官其名保成又有知州亦滿人而五品其名兆坊云又數里
過木廠舖村居頗密木材小大委積而皆是雜木無松材皆自水
路浮下都會于此近地作舍者皆資於此云行里許渡太子河一
名衍水乃燕丹亡溺處云路右平野中有新遼東城後負丘陵前
臨小渠城形不圓而方亦不大其内人居亦少云此乃清汗攻遼
陽時所築行六七里渡遼河水不深廣只有二舟與書狀同舟而

渡下流則人馬皆徒涉也行里許抵永壽寺留宿今無僧舍而村
以是名村家近三十餘村中有周垣長廣皆百許步垣內有四五
古墳對木老大墳形下圓上銳不被莎體甚小問之村人云是北
京諸王之墓過此以後路傍間有墳墓而多在田畔無塋域無莎
草有子孫之墓則但於清明加一抔土而插紙旗其上云病勢有
加便道通晝夜爲八九次而下血不止腹痛甚兼有嘔氣米飲亦數口
而止只是昏睡是日行六十八里自九連至遼東四百卒餘里或向西或向西北而行
廿五日晴行三十里飯于爛泥堡又行三十里宿十里堡○余病
勢漸苦一日所失之血幾至一斗元氣不能收拾而使事緊重且
棘強氣作行朝服倉廩散吃白粥數匙行十二里遞轎馬飲米飲
數口行里許過接官廳新舊官相接之所也又六里曰防虛所野

中只是殘村又五里餘渡三道把村前有歧路也下轎放便亦赤痢瀉血呷米飲一口過村有石橋名曰萬瀑橋又五里抵爛泥堡自永壽至此途泥難行自接官至爛泥素多泥淖爛泥之名由此云入站舍大便兩次下血如前昏綴轉甚金銀花末三戔調蜜水服之又服辰砂益元散呷湯飯一口又發行五里過萬寶橋又五里過烟臺河數三鋪子間於一字村閭又五里過山腰堡村閭至殘又五里過五里臺只是七八殘户又五里抵十里堡日才過午（是日行六十里而）矣村里頗多市廛亦殷阜矣入站舍正使来視而不能起居入站即視大便少頃又如廁一向瀉血起而幾仆地福奴挾腋而行才入炕四支厥冷神氣索漠傍人以爲昏窒而精神則不甚迷諸人以温手摩四支少頃呼吸漸續手足乍有温氣正使即席令急煎

二戔粟米飲以進凢節乍定而言語猶謇澁腹痛不止厭食愈甚
書狀亦皇忙来坐傍人勸米飲蛤湯只接口而止盖乾嘔無甚也
連用歸茸益氣湯二貼入人叅三戔自是夜不能如厠始用便器
見傍人氣色頗遑〻而自覺精神則不昏迷也行中 御醫李長
周隨来始病時以爲此病專屬暑熱六和湯去人叅入黃連一戔
連服之又服倉廩散追思今病非專爲暑熱也腹痛則痢証無作
也且余大腸虛冷最忌凉劑而連服黃連以致失血過多而元氣
虛陷也上使軍官趙鐸命歸茸益氣湯連用之
廿六日陰雨午後乍霽晩後又注下行二十里飯于沙河堡又行
三十里宿白塔堡〇病勢乍有勝於昨日而昏涔則益甚曉服歸
茸益氣湯正使送人參五戔而其中一塊三戔重頗好故用煎粟

米飲飯時服之正使来見先發向沙河病勢實不可作行而行中
諸人苦勸離發盖年前鄭領府錫五阜復於此店也且以醫藥之
道瀋陽爲勝故也强啜稀粥數匙紅蛤湯半鍾未午發行〻五里
過板橋又七里到長盛店只是十餘村家遆馬呷蛤湯數口又八
里到沙河堡亦一大村病勢下血差減度數亦損而腹痛乾嘔等
証一羕故厭食亦一羕矣入站即服歸茸益氣湯欲進稀粥而不
能只呷米飲紅蛤煎水少許仍復發行〻十里過暴交哇户僅十
餘亦有壘房遆馬吸米飲數口過火燒橋村店亦如暴交毡匠鋪
舊家子抵白塔堡有土城餘痕在於村後七層白塔立於路右不
甚高大其下有寺亦有關廟云到站飲鷄膏米飲半鍾暮服歸茸
益氣湯夜中昏涔似睡而過是日行五十里

廿七日晴行二十里抵瀋陽○朝進加味歸茸益氣湯米飲則初
不近口而發行五里過一所臺又五里至紅花堡飲米飲半鍾行
里餘渡混河水一名阿里江又名小遼水〻廣而不深世傳 孝
廟留瀋館時作亭子于此又胡人以野坂田授世子種菜亦此地
云水北有寺青瓦屋白石塔甚奇麗路右有廢寺行十里抵瀋陽
城外去前陪閑轎門而入盖瀋陽號稱盛京而有宮闕故使行不
敢乘轎入城故也城郭市肆甚壯云而余則一無所見入城館于
閭家〻頗寬敞病勢無加減乾嘔厭食愈甚入站只呷米飲小許
蛤湯則初不接口而却之午服益氣湯夜又服一貼而自夜始減
人參五分入一戔半今日未到站舍之前通官要醫以待及入次
少頃首譯邀來云是此處禮部藥房入來診脉出而論証命藥而

初無藥名故傍人請名書曰加味夫連宣滯湯盖以暑熱所崇執
証也饋以藥果肉脯紙一束扇三柄清心二九云
廿八日朝雨或陰或暘留瀋陽○病勢便血則顯減早服益氣湯
又加縮砂一戔也厭食亦似少勝稀粥米飲時〻强飲少許正使
書状来見午服益氣湯暮又服一貼而復加人參五分及只角肉
豆久桂心李君鴻祥随書状同行使之册肆得朱璘所編明紀輯
畧買取而去畢竟能得皇旨申禁賴有此耳間新有皇制華破迎
送官首譯得皇旨之行會於衙門者而来示（議奏及皇旨見下）
廿九日小晦朝有霧晴留瀋陽○病勢自去夜嘔氣有減故所進
粥飲亦稍勝腹痛昏涔亦勝間〻起坐與人言語早服益氣湯去
只角午服一貼夜服一貼正使書状飯後来見舍舘稍間故不能

時〻而来而自病後伻訊則相續矣以使事甚急正使有明日欲
行之意韓裨相議更留一日譯官葦言有陸姓醫人甚精数日經
營今日邀来診脉論証亦命凉藥而方文不書藥名紙末只書呉
中陸傑方陸傑其姓名而是呉中人云饋待一如禮部醫以送云

七月己亥朔

初一日晴留瀋陽○早服益氣湯午又服一貼而加附子七分夜又服一貼病勢差勝午後携杖起步看内外炕嘗湯飯雀粥等物生魚亦少嘗甚思和醋之味而終不得好醋也病狀旣可動身使事一日爲急故定以明日發行瀋陽古挹婁國地唐時渤海置瀋州遼置興遼軍後改昭德金改爲顯德軍元改爲瀋陽路治遼陽城 皇明洪武二十年置衛後又以城東北八十里撫順千戶所城北四千里蒲河千戶所來屬天啓陷於胡爲其都遂改爲奉天府亦曰盛京東西距五千一百餘里南北距三千餘里東界大海西界山海關南界海邊北界鄂羅斯東南界喀塔山西南界海東北界海西北界蒙古士點持領府二奉天府錦州府州四遼陽州寧遠州復州義州縣八

承德縣海城縣蓋平縣寧海縣開原縣鉄嶺縣錦縣廣寧縣城二寧古塔古臨城黑龍江城置户禮兵刑工五部侍郎各一員郎中二十二員員外郎三十二員主事四十員筆貼式二十二員助教四員司庫五員贊禮郎二十二員讀祝官七員監督一員司務一員司匠一員司獄一員鎮守奉天都統將軍即瀋陽將一員副都統一員以上皆以清人塡差額徵地丁銀二萬八千七百八兩零米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石六斗七升官莊徵粮三萬二千三百九十一石自遼東至瀋陽百十餘里向北而少東行

初二日晴極熱行三十里飯于永安橋又三十里宿邊城○曉服益氣湯朝呷白粥數口而發十二里至塔院呷米飲給湯少許又三里過壯元橋飯于永安橋余則又服益氣湯吃雚粥半鍾行十五里過大方身調服九分王道餻又行十五里宿邊城不喫粥喫

新蓮子薏苡一鍾夜服益氣湯是日行六十里而殊不知行役之為甚害也

初三日晴極熱行廿五里中火孤家子又十七里宿周流河○曉服益氣湯而發行十二里到神農店只一小荒村也駐轎少歇飲蓮子米飲小許而發又行十三里抵孤家子朝飯余則只飲益氣湯而發又行廿七里抵周流河自孤家子行七里許舟渡周流河譯舌輩齊言每當使行之渡此水也不遇風浪則雨雪年年如此今當夏節如是穩涉萬幸云河邊只有舟子一户多有所捉生魚廚人買去行十餘里到周流河村有古城基址而地勢頗高矣度灞以後老柳連抱夾路成林時或間斷而猶能連續自周流河至新民屯三十里間無寸株也夕令作小麥水接羹㗁一鍾許大抵

遼野地勢衰下經潦之後水不即退每日強半行于泥淖水澤之
中甚熱之日泥如熱粥水如火湯而烈日上覆非但馬卒病暍顛
仆馬亦不能行也是日行四十二里自瀋陽至孤家子八十餘里
向西而少北行

初四日晴風行三十八里中火大黃旗又行三十里宿大白旗○
曉服益氣湯呷白粥數口先正使而發行五里涉五道河又五里
過四方臺無人居又行二里過郭家屯凡行十餘里之間則皆從
泥淖中行郭家屯亦是大聚而村舍皆門外水瀦路出瀦中若遇
小潦則行路幾不通也又行八里抵新民屯八于染鋪中小憩吃
市糆小許主人自云稍解醫理勸用紫金錠以筆書數字謝之此

則是大都會處市肆之盛殆亞於鳳城也又行五里度小黃旗十餘店舍又行八里抵大黃旗朝食余亦試喫水飯覈是即發行七里許渡蘆河溝凡三大水初再則以人夫擔轎以渡第三則有小舠故雙轎橫載其上使人前挽後推濟之三大水之外涉川又四五矣自大黃旗行廿二里抵石獅子下橋入路傍店房作藿湯小歠正使亦追到同入小憩余又先發行十里過古城子又行五里抵白旗堡宿夕服益氣湯一貼至此始見醫巫閭山橫亘於西北大野之外距此一百八十里云自此至山海關醫巫則或遠或近而無間隔不見處也夕服益氣湯一貼喫水接羹一鍾而宿病勢則便道一日只覈次或下真便凡節差勝而口味終不快開(行六十八里)是日。

初五日晴風行五十里飯于二道井又行五十里宿小黑山○曉

脹益氣湯早朝飲湯飯數口而先發行十里過小白旗堡行二十里至一板门小憩村店不過五六十户食細麵小許又行二十里至二道井朝飯正使行到歷入相見喫湯飯小許水味甚悪無有土疾云自一板門至二道井自古四時皆泥濘行路尋常難通聞年前皇帝降勅發丁築路路左右爲渠洩水行路賴之云今行亦無碍穩行焉余又先發村前水深且遠只有一小舡載轎如昨日而渡之馬皆解鞍以單身涉之過此以後路皆泥濘往往水渟便成深澤行八里至寀隱寺十餘殘村而已行廿二里小憩于新店到此始見丘陵而人家亦盛矣呷藿羹數口而行路出村後平岡之上八遼以後連日穿行於蜀黍田畔黍長過人數尺雖遠外山巒無一入矚終日轎中所見不出眼底今始登此四圍遠地朝山

入眺而一望平疇蜀黍齊茂有若碧海萬頃平鋪眼前亦極快哉
自此連有丘陵行里許過土子亭十餘残村也行十五里有古烟
臺其制或方或圓方者一面可三丈許圓者其圍可二十把高五
丈許以甎夾灰築之四圍如削近上三分之二開前後兩门最上
又有臺其高可半丈將領所處也有垜堞穿砲矢穴一臺以百人
守之有警則放炮相報自此至山海関近則五里遠則十里碁置
相望世傳戚繼光所爲明朝末年天下財力盡於此而畢境無益
於防胡云清兵攻烟臺多死故毁之而以其堅不能盡毁云行四
里抵小黑山舘于漢人黄德寛家村居皆依丘陵始有村庄之像
而村閭亦幾三百餘也夕飲湯飯小許今日二道井以後五十里
皆行于水澤泥淖之中途中如此處甚多且大川之無橋梁舟楫

處亦多如遇小雨則決無作行之勢自前使行阻水空留旬望者

亦多有之云而今行適值天旱幸無阻水停行之患幸甚今日㢟

隱寺途上遇罪人十四每兩人以一鐵索連鎖其項索長數尺領

去甲軍皆騎馬云是關內犯採蔘者被捉於瀋陽方移囚於山海

關云是後頻遇罪人雖一人必以鐵索鎖其項或以方板大枷着

其項或衣赭衣或有黥其面作字而書其罪名者或有并其妻眷

家私而載之車連三四車而行者其中以强盜而遷于黑龍江者

居多也是日行一百里

初六日朝晴食後始雨雷電晚後晴行三十里飯于中安浦又行

四十里宿新廣寧○病勢雖少勝於向來而厭食一味無勝神色益

覺瘦黃添以路憊昏倦亦甚傍人苦請留休數日而顧使事不可

虛徐强氣作行曉服益氣湯朝吃湯飯少許而發行十二里到羊
腸河水不深廣路亦非羊腸之曲而但滿野泥濘跋涉極艱過河
八里許遞馬從人勸米飲而不能飲又行十八里抵中安浦朝飯
村閭市廛亦一大聚也余則只喫水接羹小許而發行五里過于
家垈又五里大于家垈俱有數十村閭又三里八望臺又三里舊店里又三
里二臺子俱有小〻村庄又二里縺子店有若干廛房從人勸斑芝意
苡而不合口未吃只遞馬而發五里過古家子又五里大古家子又
三里新店又五里抵新廣寧閭市亦殷盛自中安以後過雨逢泥
更甚自新廣寧距舊廣寧爲十里舊廣寧北二里有北鎮廟極靈
異云抵站廚人進乾麵而不堪喫只呷數口而退如厠快放眞便
而還坐炕上草昨日日記而卧忽眩暈如身在旋風之中冷汗出

而手足寒無有脇腹之痛蓋今日飲食失時而脇腹之証痰滯而然也急進益氣湯一貼眩少定點燈後食湯飯數匙夜深飲蓮子米飲一鍾大抵病勢大添也今行到瀋陽留數日上三房餉行中人卒而副房則以余病未遑今日到廣寧軍官輩喜余病勢之向愈殺猪造飯大餉一行是日行七十里

初七日晴行三十六里宿閭陽驛○夜中脇腹牽痛精神昏眩不能安睡曉登溷大便過泥近泄服歸茸益氣湯入參二戔朝服六君子湯入參二戔又服六君子湯一貼飲米飲少許發行〻五里至興隆店只若干村居又五里渡一水至雙河堡亦殘村也又五里至壯鎮堡城堞猶存而亦有四門人家極條殘又五里至常興店村閭殆百廛鋪亦為十許少休道傍服六君子湯一貼又行一

里曰三臺子只數三小鋪數三村舍行七里曰二臺子亦如三臺

又十二里至閭陽驛城堞夷殘人居爲數百餘夕服六君子湯一

貼而加桂枝夜又服一貼厭食昏涔一樣也

初八日晴發行〻四十五里宿十三山○朝服六君子湯飲米飲少

許發行十里曰二臺子又五里曰三臺子又五里曰四臺子又五

里曰五臺子又五里曰六臺子一名望山堡盖所謂臺子則烟臺

也因其序而名其地各有若干人居也至四臺子服六君子湯一

貼自六臺又行十里抵十三山人居頗盛所謂十三山在人居數

里之間山不高大而發出野中四無附麓如置恠石于庭中峯大

小不一而不止十三而已夕服六君子湯一貼夜服鹿茸大補湯

連日每藥八人蔘二錢

初九日晴行三十里宿大陵河堡○朝服加减六君子湯入蔘一錢半飲米飲小許發行々五里曰五里堡多有人居又行七里曰二臺子一名偷老婦店又曰秃老鋪店人家近百又五里曰馬房又八里舟渡大陵河行五里至大陵河堡人居店鋪極盛次于屋房午服六君子湯加鹿茸三錢當歸一錢半夕又服一貼病勢一味無减大便似痢似泄一晝夜爲十餘次所食不過米飲四五次而一飲不過一鍾子終日終夜昏沉若睡形色瘦黃骨立以手照日無半點紅氣引鏡自照便作別人所見極其危凜不得已爲留息數日之計上使書狀每站送來相視使事一日爲急而余病如此不能排站前進而又此留滞其悶可知今行地部例贈人蔘四兩江界府使李漢泰送三兩蔘于灣上箕伯送蔘五錢余所自持者合

為八兩上使以内局藥物蔘一兩分送又以行簏所携乃前後送二
兩書狀亦送蔘五錢又鳩聚買得於藥旁書員等處已與十三兩
許前頭無以繼用送乾粮譯官金復瑞于錦州衛求問買參處
初十日晴留大陵河主人王鄭曹三人設鋪業迎客又賣滷鰕醢
所謂滷鰕我國甘同醢之類也而獨大陵河有之称為佳味每年
上供云朝服香砂六君子湯入蔘一錢半午後又服一貼加鹿茸
當歸各一錢
十一日晴留大陵河朝服粟米飲三錢重午服異功散一貼
十二日晴留大陵河送上使書狀先行余病留調數日諸症少無
所勝欲待小愈而作行則不可以時日為期使事不可一向稽留
上使書狀不得已先行余獨落留朝食後上使來見握手告行慰

諭曰勿輕服藥善爲調護追後入來觀其色頗憐然余曰緣吾病
甚一行淹留中心惶悶又添一病大監先行病心極幸須勿以小
人之病関念平安前向病若可動則小人亦當追後卽發矣書狀
亦來作別上三房軍官譯官各來告行而其氣色俱有作訣之意
上使劃出官銀四百兩付之吾行中曰若久留于此而參料告乏
則以此買參爲可云〻而寔爲治喪之慮也上三房旣發御醫李
長周則落留矣副行軍官譯官輩入来莫不以上使先行如失憮
曰吾心則不然上三房一行先發病心頗覺快幸如除一病也仍
獨卧旅店合眼靜思家國杳然病勢如此寧不寒心而亦無自危
悲憾之意但以孚兒之獨自焦煎爲関念耳是朝服粟米飮三錢
重午又服異功散一貼午後服參苓茶二錢重一貼自數日小便

短澀只登溷時略放小許而已李醫全無省識趙鐸亦不甚分曉
而隨正使先行遂一切停藥以己意煎人參茯苓各二錢陳皮一
錢服之讓行通官隨上使行迎送官同余落留
十三日晴留大凌河曉飮米飮一小鍾服土龍膏一鍾服參苓茶
一貼晩朝放小便僅一鍾而色赤而濁進湯飯一小鍾午進米飮
小許夕又進米飮昏後又放小便比朝頗多而色則如朝又煎參
苓茶一貼昏後夜半分二次服
十四日晴留大凌河病勢便道幾乎如常若能喫粥則可以作行
而湯飯白粥之屬對之欲哇今則尤甚終日所進只米飮一鍾湯
飯半鍾而已是爲最悶似是胃經有痰陽氣不能升斡之致又以
己意製益胃升陽湯入人參一錢加藿香一錢午後服一貼

十五日晴留大陵河曉飮米飮一鍾餘朝服升陽湯朝食時喫水飯數匙食後食米飮一鍾餘午後又食米飮更服升陽湯一貼夕喫湯飯水夜飮米飮一次所食則果頓勝而連日夜昏睡不已今夜則全然失睡鷄鳴後乍睡即寤是夜月色如晝行中軍官及譯官輩喜病勢之欲回頭合錢具酒肉會坐于門外街上放量大飮李醫素無酒量而追衆過飮狂叫昏倒過數十日猶拜衚面浮怨傍人不已

十六日晴發大陵河行二十六里宿雙沿店○病勢便道遍晝夜一二次而只泥滑已而口味差開湯飯米飮對之無欲唾之意升陽湯果有應目下証形旣如此則元氣之稍勝不可以時日期而一向淹留極爲惶悶試欲作行進士及幕下諸人下至刷馬驅人

輩交謁更諫欲更觀數日而一併排却定以作行曉進米飲一鍾
朝服升陽湯食時喫水飯數匙發行〻十八里少憩于四同堡柳
陰下又行八里抵雙沿店日未午矣病形幸無行役之害入站舍
喫水飯數匙及麥麵油餅數介夕服升陽湯暮又喫水飯數匙站
舍窄陋終夜失睡鷄鳴乍睡即寤日夜昏睡之餘兩夜失寐非由
屋陋病狀有變而然矣上使行時留軍牢一人俾於數日後詳報
動靜使韓裨把筆呼書以今日發行之意報于上使發送軍牢
十七日風自曉始雨終日注下夜二更雨止月出平明發行〻二
十六里飯于松山堡又行四十里宿高橋堡○未明服升陽湯朝
明喫麥麵水接羹一鍾餘盖以麵食偶合於脾胃故頻喫麥麵羹
餅之屬矣早朝冒雨發行〻二十六里到松山堡是行也雖雨而

不大注也進重蒸飯一合許發松山行里餘雨勢越緊行十五里
過官馬山又七里至杏山少憩于壚房喫細麵一鍾許又行四里
曰新店又六里曰十里河又八里抵高橋浦。是(凡行六十六里)行也雨注下不止
館于驛丞徐姓人家〻甚敞美夕令作五穀重蒸飯喫之頗合於
胃食一合半許館舍淨好夜睡少勝而亦不能如前也杏山歇馬
時轎馬夫金郊驛奴貴乭者素不能喫酒而爲其同鄉驛卒所勸過
飲燒酒醉不能行故令載以空馬以歸日暮持馬者來言厥漢載
之馬上而不能着身馬背步〻落下小人以單力無以擧動載馬
不得已棄置而來云〻時方初更而冷雨如注聞極驚駭問其所
在爲十餘里令行中已喫夕飯者二人持馬前往載來夜半來告
曰持馬到其處遍索不得不得已空還云必是憚於夜半泥塗不

肯捘力尋究而回也想厥漢内醉燒酒外沾冷雨経夜道畔無人之地則其死必矣更令多人前往覔其死尸而來如是紛撓夜不能睡

十八日晴終日風行三十二里秣馬連山驛又行三十八里暮抵寧遠衛○去夜取醉漢之諸人日明無消息故更為送人至朝晩諸人始歸而醉漢亦自歩以來聞之無異死者起来詰之則醉者言始也醉倒不省人事夜半乍有醒覺開眼見之星月照耀身卧道上泥水中上下通濕頗有寒意而四顧無人家故匍伏入卧於蜀黍田中朝明起來逢着人馬而來仍笑曰昨日若不醉酒夜間必死無疑殊不知若不醉酒則初無是事其愚迷如是也今日程途雖云七十里洽爲百里也始欲早行曉脹[illegible]陽湯視大便〻色

幾如常喫虀粥一鍾許暑節久不梳頭ㄹ髮滚成一團而垢深汗積如添一病手自理髮傍人迭諫不得梳訖而坐精神頓覺清爽仍用温水洗面醉漢不到故令造飯喫五穀飯二合許醉漢方到而日已飯時矣即發行三十里過朱家哇二里過五里河橋又四里紅旗營自此路左海色從山缺處間ㄹ見焉西南頗有島嶼東南雲水杳茫無際行三里許登一小坂東望滄海與天一色有一土山橫卧海中無數商船列泊海邊帆檣如簇停轎一望踰坂過塔山所村閭極繁五里渡朱獅河水不甚廣過河於柳陰下遆轎馬三里曰雙廟店只數三戶又二里曰罩羅山ㄹ如覆帽山下有十許殘店曰罩羅店自此路出山麓間行二里過二臺子又七里橋渡一川即連山驛閭閻屋旁頗盛以前路遠日已晩不爲造飯

齎來蒸飯澆以温水喫二合許秣馬即䕺行五里過五里河又二里有小轎曰長春又二里曰雙石店錦州寧遠交界處也又三里曰雙石堡村舖頗盛有古城在於路左行三里有一平坂下有殘村坂名曰乾草嶺又有小峴行數里路北有一石柱其南又有三石柱而皆六陵未知為何物也行數三里两峯對峙者首山也皆有烟臺而其南高峯即所謂嘔血臺世傳魯花赤將夜襲寧遠城時袁崇煥守寧遠我國譯官適至八謁袁公公積書萬卷坐一室城中寂然夜深有一將入来有所告公黙頭俄聞城外砲聲震天見胡騎飄騰於烟焰之中或飛隨於城内盖預埋紅衷砲於城外虜至而砲䕺也虜之猛將精卒盡於此翌朝袁公登城視之嘆曰殺人此多吾其不免乎魯花赤僅以身免走保此峯袁公以羊酒

慰之曰得無悸乎後勿復來魯花赤大恚嘔血而死故仍名其峯云過兩峯有永寧寺〻在大路傍時日色已昏促馬而行數里望寧遠城堞而忽見有圓燈大若磨盤者掛在對林之外諦視之乃月色也月離海不遠故其大乃如許耶又行三四里從東城門入復從西門出館于店舍吃重蒸飯小許城内路出祖家兄弟石牌樓下而日昏莫下其製是日行七十里

十九日晴行三十里飯于沙河所又行三十里宿東關〇早服升陽湯啜菴粥如昨發行渡寧遠河廣不過數丈行七里過青墩臺店乃觀日出處也行六里曰曹庄驛五里曰七里坡村閭廛肆為數百許遞轎馬又七里曰五里橋南望海色連天島嶼羅布也又六里抵沙河所一名中右所城堞東圮閭閻廛市則頗盛服升陽湯

一貼喫五穀飯如昨發行三里曰乾溝臺無人居四里曰炟臺河民居頗多又四里曰半拉店三里至望海店皆有閭舍適轎馬行四里曰曲尺河水小而淺有若干人居又二里曰神農店小〻村店也六里曰三里橋自橋三里而爲東關驛城堞已頹城内外人家數百餘夕喫雜飯如朝是日行六十里

二十日晴熱甚行二十里宿中後所〇早起聞去夜韓禆所騎来驛騎見失主人及里正今方四出追蹤云畱倍行譯官申漢楨李寅德待主人歸若未聞下落捉来于中後所以爲呈官計余則如昨吃粥先發行五里過二臺子村店蕭條又五里曰三臺子又六里渡六渡河水深不可渡而上流有舡復緣水行五里許至舡所只有一小舟下坐川邊良久待進士至同涉又行四里許至中後

所次于城外廛房人家近五千廛肆極殷盛一大都會也喫朝飯
如昨待申李兩譯日晩始來而不得馬匹踪跡捉主人及里正諸
人以来云故使之呈文中後所如是之際日已向晩不得已留宿
下處甚窄日氣甚熱而蒼蠅極多苦莫甚也喫夕食小許終夜失
睡夜中乘月獨起周行庭外以納凉
二十一日陰暮洒雨即止行三十里飯于葉家屯又行四十七里
宿松嶺溝○曉啜舊粥發行申李兩譯以昨日呈文之未出塲姑
為落後行五里過一臺子又五里曰二臺子又五里三臺子遆馬
村居市肆𥿄數百家又三里過沙河店又五里過雙臺墩又四里
曰板橋只是六七殘戶又二里道傍有纍纍古墳云是葉家之墳
而村多葉氏之居云村前有牌樓第一層直書曰聖旨第二層横

書曰節貫金石苐三層書曰旌表田士秀之妻朱氏節義坊十二字又行里許抵棗家堡朝食村閭廛鋪殆數百也喫雜穀飯如昨申李兩譯追到言與迎送官往于中後所衙門官負乃州判而年少文官也稱病不見只傳言曰東關乃寧遠所轄往呈于寧遠可也申譯荅言吾輩則呈于州判州通判轉報寧遠可也豈有使外國人往來呈卞之理乎然則通判自爲之吾輩到北京呈于禮部則當有處分矣吏輩傳于州判而出多有苦之〻色言于迎送官與申李兩人於東關主人李哥及里任處私捧手記而約以馬價銀三十兩使行回還時備納云〻李哥及里任輩使甲軍領往寧遠云新有護行章京自鳳城差送及于此前隨迎送官當還云盖以皇旨罷迎送官代以章京故也聞迎送官乃北京人而家眷在

鳳城當復往鳳城率眷還來[illegible]譯官輩言旣已同行至此今姑仍到北京追後往鳳城率還貴眷爲可迎送官肎許云發行〻三里有溝魚河屯一名寇家城野中依岸有城而多有頹圮八九殘村依城而居或云城是女子所築云又二里有溝魚河水廣不過五六丈又六里渡兩水河水亦不深不廣又四里過萬井堡一名沙沿鋪又四里曰前屯衛村閭極蕭條本 皇明廣寧之前屯衛也洪武二十五年置衛宣德三年於城西五十里急水河增置中前千戶所城東五十里杏林堡增置中後千戶所也三里曰乾者河二里曰王家臺四里曰王濟溝左右村店五十餘遞輸馬三里過望岡臺村閭亦甚少又五里曰土峯臺海門甚近望之頗快爽又五里曰高嶺驛村閭不多有古城在於路右與溝魚城一樣又五

里抵松嶺溝留宿吃夕飯如昨申李兩譯以明日進進關之意將先
通於副都統告辭曉發是日行七十七里
二十二日曉發行三十里至王家庄朝飯行七里許至八里堡觀貞
女廟又十許里入山海関又十許里宿紅花店○曉服健補湯一貼進
饔粥發行五里踰小松嶺又十一里過中前所城堞毙皆頹夷市
肆亦不甚盛行七里過大石橋又行三里涉兩水湖適遆轎馬預令
厨人於此造細麪以待誤聽而不設故只煎茶而啜之又行四里
過老鷄屯壓肆井閭頗殷又行五里抵王家庄入王姓人家進雜
穀飯如昨催發行二里從西北小路過一孤村迤入貞女廟有一
小隴陡起於大野之中而廟在其上門外以層階等兩路而外圍
以墻東路則以年前　皇帝所從入鎖其門從西以入庭有三大

碑皆是貞女事蹟与重修記也貞女姓許氏名孟姜其夫范郞以秦時戍卒赴長城之役久未歸貞女尋之至此日〻登山頭石上而望之聞其夫已死遂大哭而死後人憐之立廟其地云有佛殿坐三塑像其一着王者衣冠未知何神其二似是范郞與貞女也問諸居僧而不解壁有皇二子梧琴居士所題詩亦可謂夙成也殿前有貞女祠塑一女子兩童女侍立左者持傘右者持玉帶傘其行具帶乃玉帝所賜云開廟之前門大海在其前塑像着淡素之服踞坐榻上目視滄海眉頭不嚬眼眶無淚而顯然有悲懷滿腔悽然欲泣之態信良工也廟門刻聖之貞三字左右石柱分刻文文山儷句有曰秦皇安在哉虛勞萬里築怨姜女未亡也尚留片石流芳又有乾隆御額芳流遼水四金字又有千古無心誇節義

一身有死為綱常分兩句刻揭左右而傍題皇五子書東西壁繪貞女終始事蹟而皆有題目門前又有古碑苔蝕有止此石三字傍書三韓車三字其下又有書而剥落難卞從中門入殿後有層巖巖上有一大對巖面一刻望夫石三大字一刻乾隆御筆詩曰凄風禿樹吼斜陽尚作悲聲吊乃郎千古無心誇節義一身有死為綱常由來此日称姜女盡道當年哭杞梁人有秉彝公懿好訛傳是處也何妨乾隆八年冬十月云而其下又刻乾隆御寶印章巖腰有七八足痕世謂貞女上而望夫下而養姑其跡穿石云其下又刻振衣臺三字作如是觀四字又從巖下出一門長城橫亘西北而廣野無邉南有大海茫茫亦是快觀也墻外則金沙淨鋪蒼松列植兩畔棗木又多成林極有窈窕之態自廟西行數里出大路

丘陵之上有一墩臺即汗之將臺也進士與韓裨往觀焉則從小甕城入四面皆方而高可十丈四隅皆層堦以上旣登則山海關城中俯瞰如食案而制作極精巧云世所謂一夜間所成者誠荒唐也自此望見長城氣勢益壯跨壓緣峰萬雉崢嶸令人䰟動到二里店小憩關門之外也路左右有市肆賣餠餌而時果沙果林檎之屬爛紅堆積李譯來言關内諸官問大人病患如何仍言冒熱驅馳盡意休息而入無妨云〻飮米飮小許遂入關門有兩重皆有門樓而外門兩層内門三層内外門皆有濠及甕城門樓城濠極其雄壯外甕城内石面刻威振雄邊四字内城石面刻迎旭二字内門樓揭橫書天下第一關五字扁額世傳李斯筆而板已朽藏府即今所懸即明人劉顕之筆云城門之左有城毁處廣十

餘丈世傳吳三桂引入清兵時所毁而其後清人以為基業之福
地不復等只以鉄索縱横其處以防人出入云關内諸官列坐路
傍點閱人馬余駝轎前馬如入瀋陽時路傍有四石獅聞是户部
侍郎衙門云入城時見自關出去之人皆露其全體而檢閱以小
紙細書踏印以給方得出關歸時失此無以入關云關法之嚴可
見也市肆之繁閭里之盛當與盛京埒而十字街城上五六胡兒
向西吹角未知何意而我使入此時必如此云出西門〻樓如東
門而内揭乾隆筆祥靄搏桑四金字外城亦如東門而城内石面
又刻威振雄邊四字渡大石橋過深河行十里抵紅花店入謝姓
人家即歲貢進士而其名為永璣也外開鋪子而迎客内有居室
而頗侈麗主人方出他不在云自關至此已過二烽臺盖清汗所

築而其制略倣烟臺而方其石面必刻府營名其下又設五箇烟筒欲燃以狼烟為報警計也其傍又置守卒所住之舍而軍器馬匹具在烽臺之設遠則十里近或五里以達于北京是日行八十里

二十三日晴早發行卅七里飯于鳳皇店又卅五里宿榆関○早服藥吃藿粥而發行二十里過范家庄村落頗殷盛又十里過大理營柳木菀茂閭閻櫛比又三里曰王家嶺二里曰鳳凰店入壓房服蔘苓茶一貼朝飯而發行十五里渡深河水不甚大又十里過綢子店十五里至榆關入于秦存義家留宿是夕稍早散步出後門有瀦澤四五畒榆柳傍植鵝鴨游泳觀之足可忘行路之勞矣凡行七十五里榆關世傳蒙恬樹榆為塞處也從前使行到永平府三行皆先送書者于北京使之修治舘宇今吾行落後而先去之行亦必以

未聞吾行消息為莬故先送書者永彩致書于上使書狀無令修
理舘舍是日行七十二里
二十四日晴早發行廿里飯于撫寧又卅六里宿雙望堡○曉服藥吃藿粥
而發行十一里過營家庄上白石鋪下白石鋪呉官營皆是小〻
村落而忽見數峯石山現出於西北天際即昌黎縣文筆峯而距
此為四十餘里云撫寧昌黎多有文士以此峯云又行九里至撫
寧縣城外朝飯有新婚于歸者過門外鑼鉦之聲器物之車前後絡
繹店人云新婚裝送必以數百金故人家有女而家貧則老不嫁
者比〻有之云聞城内有所謂徐進士鶴年家〻甚殷富居室奢
麗什物奇巧且以文學聞於世從前使行必入一見云飯後即發
從東門入城〻郭之堅完市肆之殷盛亦非小邑而街巷懸板爍

爛或紅質金字或粉質青字或書以歲進士或書以旌表節義亦
有一門之上列揭數三懸板或曰名世儒宗正人君子或曰坤貞
閨範當代女宗而多不䏻盡記徐家在於路右即使李譯先之而
隨入徐鶴年阜年兩進士已故只有二子而兄年二十一弟年十
八云苐宅宏敞而書床帳頗備其正堂東西各有一炕兄弟分處
焉正堂則鋪以甓甎中置大卓文房諸具古書畫帖皆可觀壁上
又有琵琶琴瑟之類尹白下詩板揭在東炕曹台疇卿和韻揭在
其外開硯取筆書問其䏻文大者使其弟㕘書以答所書數語文
與筆皆無足觀而其兄則亦似不䏻為此矣即以扇柄藥凡相贈
而出見庭中蓮盆之中養五色鮒魚花盆之上種各色花卉而其
中石榴樹葉厚而光潤若我國冬栢葉花為千葉其宗絶大且甘

云我國之所未見者約歸時以數顆相贈盖撫寧邑居於平野之中而峯峦秀麗水勢彎環當為關内第一可居之地也又起程十五里過蘆峰口又十里背陰堡又七里至雙望堡宿自關外興隆店至雙望堡五百八十餘里之間居室皆平屋無脊上以石灰塗之草生屋上間多莬茂秋來刈取作薪云其地近海多風草盖頻有飛揚之患故如是云永彩昨日先發到此病瘧而卧故使刷馬領將野朴者代永彩先行　御醫李長周忽請同為先去苦挽不肯不得已給其盤纏以送盖聞乾粮官以其盤纏事有所徵及之言大以為不安遂如是云乾糗失德極可歎也是日行五十二里

二十五日晴早發行四十五里宿永平府○早進健補湯吃藿粥而發行十七里踰部落嶺雖不甚峻石路深如箭筒轎行極難又

三里過十八里鋪逓馬十三里過秣驢槽五里抵永平府入城内漢人于姓人家日尚未午而日氣甚熱且前站無可止宿處曰税鞍留宿府東據岡阜西臨灤河山川明秀城池雄壯人居之稠市肆之盛殆與瀋陽相等而地勢局面有類我國平壤而差大矣站舍庭前小架葡萄向熟又有絲瓜長殆數三尺在架下垂有似青蛇之倒掛矣

二十六日晴早發行二十里飯于夷齊廟又行五十里宿沙河驛

○進羹粥半炙早發出南門額曰神京右輔行一里許舟渡青龍江行十五里抵灣河盖直路泥淖難行故迂由西北路而来矣河上有孤竹君庙々宇頹圮乘舡渡河々之南有城在高阜之上周可數里高僅丈餘南門樓額曰賢人古里章丘楊巽筆填以朱其

上石刻孤竹城三字入一小寺韓祥先己到此煎藥以待故即服小休禪房進餅薇菜登盤使行到此厨人例以乾薇作羹云飯後步出寺右上清風臺以甎築臺高二丈許長幾八九丈東西附于垣臺之上有屋三間扁揭山高水長心曠神怡等文字臺兩旁各有小虹門東曰高蹈風塵西曰大觀寰宇虹門之内累甎為階級傍垣而上臺東西又各有門東曰百代山斗西曰萬古雲霄臺之北有短墻其外江水也臺下有屋三間扁曰揖遜堂嘉靖庚戌所建前有門内外皆有扁内曰平滦上境外曰仁賢肇跡左右夾門東曰盥薦西曰齋明堂壁多古今題詠西壁石刻王世貞吊伯夷賦鑿壁而納之堂之左有行宮乃乾隆所歷也堂之前有正殿金字扁額曰古之賢人傍書乾隆御筆殿内二塑像并坐一榻冕旒

袞袍搢笏垂紳而面様大同小異焉率裨譯輩俱為瞻拜肅然有立懦之意矣卓前有黄質青紋石香炉酒瓶制様刻畫精巧中刻正德御賜四字左右壁石刻四詩有曰軒冕泥塗是本膓肖容儒雅污冠裳蕨薇依舊西山岵頑懦羞登夫子堂只為心慙踪異武敢将口實罪歸湯豈爭隴右還蒲坐天下清風盡首陽傍書癸亥十月御題并書云即乾隆所題一曰敬受吾皇令抒誠謁二英孔稱仁已得孟曰聖之清維世綱常定持身節操明愧他氷與雪未許比晶瑩即和親王所題也一曰得聖之清孰與齊首山道便比憑躋為傅公信及公達底較遼西後隴西何事宋朝錫圭冕可知夫子視塗泥史遷慨羨青雲士未識浮名等秕糠甲戌初冬乾隆御筆再題一曰庙貌山林古跡幽頑魂潔烈亘千秋廉頑立懦無

窮羨效武称湯宗可羞孤竹城垣成往恨首陽薇蕨至今愁黃旄
戰馬歸陣事惟有灤河曲水流和親王弁題也殿庭嚴邃杉檜落
落宛帶凌霜之氣也其下有六碑成化弘治萬曆順治康熙乾隆
時諸人所撰也出門又有二碑東曰洪武九年重修春秋仲月献
祭景泰年間賜以庙額將庙地所出子粒買辦祭需盖從永平知
府王璽所奏請也祭文曰維神避國全仁諫伐存義爲聖之清千
古無二懷仰高風曰篤不忘庸修歲事永範綱常西邉則康熙太
學士范文祖所撰也夾室内又有三碑一書孔子稱夷齊之語二
書曾子孟子稱夷齊之語皆填以青皆是嘉靖十八年夏四月永
平知府張玭所書也又出門左右粉墻一書天地綱常一書古今
師範又有牌樓金字額曰清節庙東西各立石牌東曰忠臣孝子

即崇禎癸未春陳泰來書西曰到今稱聖即萬曆甲子夏李順之
書碑樓之西壁左書淸風右書百代亦陳泰來所題也樓東又有
石碑略記唐玄宗令郡縣春秋獻祭宋徽宗封贈淸惠侯元世祖
追封昭義淸惠公崇褱仁惠公等事也仍為進發行五里許曰黃
家庄又行十許里過王家庄穿過蜀黍田中到一封陰中停轎坐
歇滿野樹木皆是香梨而雜以山栗下輩冒熱駈馳之餘偷摘以
食栗欲肥而梨半熟大抵此地名曰沙河香梨所産之處也其梨
體雖不大味極軟爽頗似我國黃鳳之所出矣又三里許始出大
路楊柳列植濃陰可愛傍有所謂劉家庄者只是數家殘庄厨人
輩先已來此具麥麪水卵以進主胡又進大梨七八箇云是好品
入口果為淸香厚意不可孤以蘓淸二三九報之又行十三里抵

沙河驛城已圮但餘虹霓石門而土石間〻落下出入可畏也城之西有三皇祠其中盖有伏羲神農黄帝之塑像云入王姓人家止宿是日早入無聊隔墻有讀書聲使人要之有一村學究率二童而來使金譯問答則是漢人張姓而不甚麁魯小坐而起往即来饋以枇子生梨報之而紙扇清心是日行七十里

二十七日晴早發行二十里中火新店舖又行三十里宿榛子店

○早服健補湯繼進藿粥而發行五里過三官庙又五里過馬舖營又五里過一小隴名曰七家嶺只小丘壟旧有村舍爲我使行之中火處帽子之産於此者為好自十餘年來村舍盡為移入於深處造帽之人亦徙於中後所今不造帽云又行五里抵新店舖舖在山坡上有小城自東門入人家不過四五十户中火而發行

五里過乾草河有美女七八皆從籬隙幽間窺盖此地素多美姝
云自此路出閭閻行五里過新坪店又行五里度一石橋名曰牡
牛橋又行四里許渡青龍橋左右有石欄而橋底之水平鋪而斗
絶便一瀑流亦可觀也橋之西有神庙額曰至聖文武未知供何
神也行里許抵榛子店有城有街樓人家亦近千餘殆非小去處
出西門入秦姓人家已為他人所占餘無可宿之家即下轎入舖
子中坐進麥粥使下輩及領將等覓家不得乃入城得一寺来告
即命駕入宿寺中但有數三金佛而前殿則奉文昌星神塑像金
冠白髮甚是端妙殿右又有一大殿安齊天東岳神塑像似是女
神而極其雄偉左右神将列立見之可怕也店人以賣菜種為業
如白菜紅蘿蔔等種譯官輩到此買去云是日行五十里

二十八日晴朝發行三十里中火板橋又行二十里宿豊潤○服藥進藿粥而發行二十里過鉄城坎十室殘店又行里許路傍有木牌白而書之云板橋為雨水所壞必迂由黃家營来遂從木牌所書尋車轍而行八里餘始抵板橋村舍陋窄難坐中火即發見一村舍有坐車與太平車使譯舌輩問其故書狀與首譯以路泥不得乘車棄車跨馬而去云盖前行過此時遇雨狼狽之狀見此可知而計程則二十七八日間可抵北京也吾行過此幸免此患益覺造物之秉齊也村西有一空室甚宏敞有七八少年胡兒或彎弓或舉石或讀兵書或踞床而坐使譯舌與韓裨往問之盖是武人習藝之處也云路皆細沙極平夷行二十里至豊潤縣南城外入朱姓人家止宿前行所住之家為永平喪行先占云盖永平知府作

故今方行喪自𧂭新坪路互相先後見其行喪之法喪轝甚大而
無丹青雕刻之餙其棺柒以朱紅上頭圓而刻雲龍下隅方而
刻壽福字皆塡以金置一雄鷄於其上時有鳴聲以人之魂
靈聞鷄聲則不散云轝軍凢三十餘而一人在前以鉦節其行止
魂車在前知府平日所乘轎而置木主於其中木主以素木為之
其体比家禮尺度甚大而無通竅無外櫝不塗粉題曰皇清誥授
朝奉大夫永平知府芝裳李公神位傍書子某等均奉祀所謂知府
李姓而南原人也其子四人其長其次皆已通籍為仕云其家眷
亦同行車馬凢數十輛而婦女車則皆遮之以紗帳入北後女子
車遮以帳者今始見之盖南京人則尚有婦人蔽身之規也是日
店舍太半為此行所占而灵柩停於路中設幕處俄有本縣知縣来

吊知縣之來也前導皆是黑短衣朱草笠有清道金鼓二雙旗而無竿而肩擔之大鉦一雙手執而行打之朱棍一雙朱杖二雙如我國牢子所持而倒荷之又有空手者二雙前導中張青陽傘知縣乘有屋轎子四人荷之騶從四五人至喪所下轎脫所着兜子而改着無象毛無徵子之白藤兜子入跪靈座前喪主一人不哭而傍立祭需餅果肉二十餘器乃知縣致奠禮也知縣連獻酒盞而每一獻輒一跪如是者三〻獻皆有笙琴迭奏獻畢執喪人之手數轉語終無一哭而退見其靈座柩前掛一玉色有紋緞銘旌長過七尺而廣不二寸墨書以皇清誥授朝奉大夫永平知府芝裳李公之靈旛傍書某年某月日時生某年某月日時卒云〻韓裨往觀而來傳如是焉知縣即漢人鄒士城云未及縣城數里

山上有安禄山庙對山相望處有楊太真庙皆塑像云是日行六十里

二十九日晴朝發三十里中火軟鷄堡又行四十里宿玉田○服藥進粥早發從東門入城頗完城內人居亦稠從西門出路右有玉皇閣行忙未得歷覽縣前有川水漲絶如江從下流以船渡行二里過趙家庄又一里過蔣家庄又一里渡漫沙橋以路泥捨直路迂由西北山下小路行十五里許過高麗堡路右瀦澤蓮花爛開有水田種稻方茂田形種様與我　國無異傳言舊時我　國被擄人居此成村仍以高麗名村水田亦其時所為云向時此村之人遇我使行必以酒肉迎勞以示慇勤中年以来清皇徙其人於他處使不得與我人相接云到村前遇村人驛卒問此村何名

其人勃然答曰你之祖宗盖從前使行過此下輩遇彼人必曰吾是你們之祖宗以辱之故彼乃先發以制之云聞村中所賣餅多我國之制使之買來時方盛熱不造餅云又行五里到軟鷄堡中火仍又难發行五里過茶棚菴又八里渡沙流河村居頗盛又十里渡兩水橋自此柳陰夾路令人忘暑遶轎馬煎茶以飲又行五里過梁家店城多崩壞只有虹霓門又十里曰十五里屯又七里曰東八里堡又一里曰龍池庵又三里渡石橋行七里抵玉田縣由東門入舘于韓姓人家止宿主人即昌黎後孫也以秀才稱而自謂墜落家聲云與韓裡通姓名以為同姓頗示慇勤之意聞前行以二十三日過此而得買通紀云殆若神助何幸如之玉田本春秋無終國地在漢為無終縣漢陽雍伯種石子得白璧取徐

氏女故名玉田無終山在縣東北三十里上有燕昭王墓云今見城頗完城内外人居之繁華遠過豊潤知縣漢人鈕翰城云是日行七十里

三十日晴早發行三十五里至蜂山店中火又行三十五里宿薊州○脈健補湯進甘藿粥早發從城南路行八里過西八里堡又五里過五里屯又三里曰彩亭橋人家頗盛橋乃金學士楊繪所造采亭繪之號也云遞轎馬以前站之遠進意談少許又行九里曰大枯樹店店之北嶺上有大樹不知其名枯死已久村以是名俗傳若生葉則真主起近年頗有生意云是後路漸近北而南則廣野無際所謂薊門烟樹入望下輩則謂之瑶池景而時當夏節海霧未開無由得見殊可嘆也又二里過小枯樹店又八里到蜂山店入

李姓人家中火仍又發行〻二里過螺山店只數十人家路左三里許有一城堞隱映於對陰之間乃宋家庄也世傳此家冨鉅萬明末私築此城以自保清人累攻終不降乃曰朝鮮降則我亦降矣清人乃詐以朝鮮人衣冠粧其人而示之曰朝鮮降人在此爾猶不降乎始乃出降清皇怒之令歲貢萬金以此家業大不如前每見朝鮮使行之過此者則輒詬罵而不見云又行八里過鼈山店以山形之如鼈也又一里過二里店又四里過現橋又二里過小橋坊又十四里到漁陽橋進饌盒停轎以待進士之來盖直路泥險難行坐車故從西北山下大路而來也古有橋而今無以舡渡河行五里到薊州從東城入城郭之雄市肆之盛即遼西第一大都會也聞蒙撻之往来亦皆由此云入王姓人家止宿是日行八十

八月己巳朔

初一日晴行三十里中火邦均店又行四十里宿三河縣○朖健補湯進甘藿粥雉羮行過衚衕中有十字樓榜曰古漁陽又曰京東鎻鑰行近城西門有一虹門在路北卽卧佛寺也入門扁曰獨樂寺又入一門有二層傑閣上層扁曰觀音之閣傍書太白二字云是青蓮遺墨也下層扁曰慈悲大士殿〻内有立佛高可七八丈卽觀音像也金身〻着黃錦袍垂左手持瓶擧右手當胷持數珠從殿西複壁中緣板梯二十一級向西北而上復轉而南又緣板梯十六級而上始達樓之上層樓皆鋪板空其中央以立金身傍設欄檻佛身出其上肩與檻齊而頂拄屋樑頭上四圍附着小佛十二面皃悉如大佛視者循檻回轉在下仰視未覺其高至此

見之始益其狀自肩以上猶為數丈其長可揣也僧言長六十七尺亦是一壯觀也樓之南北皆設囪〻外有欄可凭一城中皆在眼底城中人家不甚稠密城周可十里許纔登樓上俄有鳴鉦喝導之聲旗旛節鉞亂動於門前紅傘下有一官員乘轎而至鬚眉皓白云是知府而漢人梁冝堂云也戴品兠子被黑綃衣項鎻掩肩蟠花繡膺垂青紅石念珠左右佩香隨後有二官人張青傘乘轎而来服着皆與前者同而其徵子有珊瑚青江石鏤金之異品三人次第以入於觀音閣前設錦茵重行而立本寺僧着青巾黑袍在前為導及到佛前又有一僧呼唱三跪九叩頭一僧撞鍾以節之禮畢即出盖當朔日故於此行望闕禮云望禮行於佛前是何義也殿後又有一殿〻中供女菩薩間辟東室奉關帝像間

壁西室塑一醉人長丈餘頹然而卧以右手支頤而睡藉以繡褥
覆以錦被僧言李白醉眠之像見之悚然不可近從人揭衾視之
全体塑成而陽物亦昂然云未知作此何義也其他前後左右之
殿閣大小金像不可殫記仍出門登程行五里過五里橋有山北
峙名曰錦屛云是水滸中石秀所隱之山也亦何可信也又行里
許望見北山上聞有丹青之古庙有楊貴妃塑像西對峯又有祿山
庙似以漁陽之故而設此淫祠亦何意也又過里所北望峯巒縹
緲卽盤山也傳云李愿之盤谷而相望十里之間忙未能歷見殊
可歎也望見粉墻隱見於其中卽清主之離宮云也又行二十餘
里到邦均店城有遺址但餘虹門城內外人家市肆甚盛殆與薊
城相埒而牌榜多有鋼針之號也入劉姓人家中火後發行〻七

里許過白磵店有清帝行宮傍有新搆大刹云是乾隆太后願堂而女僧居之云又八里曰公樂店一里曰段家嶺人家甚盛而有留養局扁額似聞每以冬月留養貧民待春散遣而其有篤疾及年老無依者常留在局州縣皆行此法卽乾隆二十三年所設置者可謂仁政足掩其祖漂窮民之惡也又行八里過石碑又行五里到滹沲河水僅容刀謂非先武氷渡之滹沱者似是矣到河邉稅轎嵬上柳陰厨子進温麪喫少許軍牢轟宗者自行中来迎呈上〻使書一行於前月廿九大都安稅而皇帝方在熱河使事有順成之漸云命招舡以渡又行十里入三河縣亦非小去處也令知縣漢人周世沄云入陳姓人家止宿是日行七十里

初二日晴早發行三十里中火夏店又行四十里宿通州○服藥

進粥早朝離發行五里過棗林庄又六里過白浮屠店又六里曰
新店又六里曰皇親店又六里抵夏店東西三百餘步兩頭設門
門內外人家甚盛入左姓人家中火後離發又行六里過馬起乏
店又行八里過烟郊鋪人居市廛亦殷盛又五里曰三家庄又五
里曰習家庄又四里即通州江所謂白河也發原於黑龍江北野
京嶺南入于海天下漕運皆泊于此而自此車輸于京也未及河
數里已望見千帆萬檣簇立如束連延數十里及臨河岸大少舸
艦不知幾千隻而船制與我 國不同舡頭則平直削上皆畫以魚
龍禽鳥之形舡頭扁以標號舡尾則同我 國之制舡皆有板屋而屋
皆有紋囱雕户或以紗塗之或垂文竹之簾近泊之舡〻上之人見我行觀者如
堵舡上囱内女人或捲簾或倚囱窺見遠見不知有殊色而皆潔白都

雅絶異於沿路村女舡皆閩浙漕舡古稱吳姬越女者良有以也
使李譯寅德請登舡一覽觀者爭聲應諾撑小舟接岸為梯乃擇
其㝡一新舡而登舡之制長可十許丈廣數丈深亦丈餘自舡頭
至舡尾鋪以板而空其中近尾鑿板開一門用梯上下中以石灰
塗之藏米其中而不用橐囊見兩人開板門緣梯而入以斛量米
而上兩人自外受之納于綿布甲帒中線縫其口印着所納邑號
于外載納于通州倉及皇城之内道上時逢載米之車初無藁苞
皆用布袋亦非我 國之所可及鋪板之上四圍設欄檻以板為
屋〻凡五六間而每間以板隔之一間之大恍如我 國數間舡
頭邊一間女眷居之其外一間婢僕居之舡尾邊一間男人居之
其外一間舡丁居之中間為厨房見男人之居設小卓坐一小金

佛置交椅四座卧床一座皆以文木為之筆硯香炉酒罍茶甌碁局等日用什器無不備具而極其精巧舡中主人揖以迎入体貌頗肥胖而甚純厚戴金徵兜子穿黑綃窄袖對椅而坐使李譯問其居住答云江南杭州人以歲進士方為漕運使姓許名文中今此滿江漕舡皆浙江税納米豆而俺所領来也問一舡載幾許答曰多則千斛小亦七八百斛到此斛量鮮納於通州倉或以車載或以小舡分載直納於皇京内倉上納之際有剩則還給舡人有縮則亦徵于舡人舡是官舡梢手以其身役轉運而已初無舡價若準三次漕運則以其舡與之使行私商故梢手輩出死力如己事問若臭載則奈何曰今此諸舡發於昨年十月今始來泊水路幾萬餘里而各舡之人其家内眷屬及鷄犬鼎臼並在舡中故如

遇小風則止泊不行初無致敗之慮問貴官家在何處答曰雖是杭浙之人初無定居此便是家耳因煎茶相勸開户見其廚房器用齊楚位置井井入而見之鼎內炊飯方熟開盖視之以稻米做白飯而其色如玉一如我人所食盤上設饌物歷觀之肉羹魚炙菜蔬之屬烹飪割切排盛器皿之狀亦恰似我　國有饌婢二人在其内皆年可四五十而甚不麁粗其内眷亦從門窺見問主人内房可得一玩否主人曰有室女始頗難之遂自入藏其處女于床下而出許令入見乃開户立户外而見之其妻則立住不隱衣裝頭飾與漢女同年可四十之前而白皙雅潔粧奩針線之具亦列置床卓之上又設一卧床而植四柱垂以羅幃其屋之制男女所居及廚房設門如我　國廣囟之制全間横設四隻門扇而門扇皆

以文木雕鏤塗以紗羅屋梁亦以文木為之而刻之花鬪加以黃
漆眞是雕梁文囱江南第宅之侈麗從可知也還于始坐處主人
以細茶一瓶及烟竹一枝相贈曰聊以表情余以紙扇二柄及清
工三丸答之其人視清心问治症服法李譯一一告之仍與作別
使李譯告之曰官人之歸日若遠則俺等回還時可更相逢否答
曰到此已久自今過旬望則可以畫納稅米納米則當即還不可
更面頗有惆悵之色即還于津舡搖櫓以渡河之廣差大於我
國漢江今行適值漕運之時得一壯觀此則非節使之所能見也
少頃登彼岸行數百步即通州南城門扁曰迎薰城譙之高壯市
閭之繁盛又非瀋陽諸處之比也今知州即滿人錫拉布云入楊
姓人家止宿是日行七十里○今行自渡江始向西南而行丸連

城以後或向西或向西北自遼東至瀋陽百十餘里向北而少東
自瀋陽至孤家子八十餘里向西而少北自孤家子至山海関七
百餘里向南而少西自関至燕京六百八十里皆向西南而行